

# 梓潼宝卷

## ——上册·龙宫招亲

春游芳草地，夏赏绿荷池。秋饮黄花酒，冬吟白雪诗。——圣谕

昔年有唐伯虎春游芳草地，蔡伯喈夏赏绿荷池。  
杨贵妃宫中醉饮黄花酒，孟姜女冬吟白雪诗。

套语不叙，正文于后。

话说大唐光明皇治国年间，陈梓春由北极卢康道人转世临凡，被太白星君骗出家门看灯，引进龙宫招亲一折，讲与诸公听来。

众位，陈梓春是何人也？陈梓春是山东省中州府灵台县北门聚贤村人氏，其父名陈良，母亲朱氏院君。他们年过半百无子，心中焦急不已，就在家广行方便，大做好事，求子修孙。

我不提陈家大行方便做好事，再提龙宫一段情。

东海龙王有三位龙女，名青莲、翠莲、白莲。她们姊妹三人在水府闲暇无事，听到巡海夜叉闲谈，说杭州西湖风景好看哩，姊妹三个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就到父母面前请命，一心要到杭州西湖散心。父王不允许，姊妹三个就变成三条鲤鱼，准备背父游春。龙王一见，她们既已乔装完毕，也就赐她们涝潮三天，及早动身，但要她们速去速回。后来这姊妹三个驾了涝潮到了杭州西湖一看，西湖景色果真胜过天堂水府：有三十六座明山，七十二座暗山，山山相关；有雷峰塔、飞来峰，高入云空；断桥旁是三潭映月，月在水中；并有四时常春草，八节不谢花，湖平如镜，水波不兴。姊妹三个答应父王三天打转，到那里竟被景色所迷，欣然忘食，不要说不想回府，连饭总不晓得吃了，越看越高兴，越看越起劲。七天不曾打转，龙王心焦不过就把涝潮一收，将她们姊妹三个对沙滩上一丢。这遭，鱼困沙滩，只好把眼睛翻。唉，她们姊妹三个有神术的，就默念真言，驾雾腾云。哪晓得道功不深，法术不灵，被狂风吹落得北极卢山脚下，对清水池潭里一跌。事有凑巧，遇到一个打鱼的老翁，把网对下一撒，姊妹三个就对网上一挂。渔翁把鱼拿到街上去卖，人家买回去立刻要破肚刮鳞，不是要杀身丧命吗？

等于孤灯渐渐熄，书中又来了救命人。

来了哪个？卢山上的卢康道人。卢康道人是什么人？是陈梓春的前世，陈梓春就是卢康道人转世。这个卢康道人已经修炼十七世了，有半仙之道，他的母亲病卧在床，病馋要吃鱼。这位道人孝心很重，为了孝母，就到街上去买鱼。跑到鱼行里看见这三条鲤鱼啊，他欢喜不过，就全部买上山去。到了山上，刀磨磨快，就要将它破肚刮鳞，油盐煎炒。姊妹三个急得没法，就用眼睛对卢康道人直眨。卢康道人一想，自从盘古直到今，哪有鱼会眨眼睛？

鲤鱼眨眼龙有难，断定是龙王家后代根。

他亲身送到东洋海，结下姻缘海样深。

再提陈良夫妇在家大行方便，好事做了数年春，还没男女后代根。要得哨，上灵雀庙，到灵雀庙求子，愿心许了不小：能够送他后代根，独修灵山庙堂门。灵雀菩萨到御宰台保

本，玉皇查点星宿下凡。查到东斗文曲、西斗武曲，都在京里帮王定国；南北二斗，忙了注生注落；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，都是凶神恶煞，不能转世；王母宫、自在宫、逍遥宫、福禄宫，宫宫脱空。玉皇一看，不好了，陈良夫妇该应绝后，查不到天星临凡。太白星君启奏玉帝：天星有一个哩，北极卢山上卢康道人修行十七世了，他买鱼放生与龙王家三位公主有夙世姻缘，倒不如打发卢康道人转世，到陈良家投胎，等他长大成人好到东海龙王家招亲。玉帝用玉旨一道，将卢康道人召到御宰台前：弟子，清福伴里没你份，要享洪福你下凡尘，将来你可头名高中。卢康道人启奏玉帝：我临凡到东土投胎么，哪个是我生身父，哪个是我老母亲？玉帝说：不远，中州府、灵台县、聚贤村。

陈良是你生身父，朱氏是你老母亲。

玉帝吩咐卢康道人走上御宰台，一变二变，金光一现，变作一个灵光仙桃模样，打发送子娘娘、打弹张仙，送子临凡。

打弹张仙归下界，送子娘娘送动身。

打弹张仙、送子娘娘奉了玉旨，拿了灵光仙桃送到聚贤村。

朱氏夫人睡到二、三更，梦见仙桃滚进门，双手拿了口中吞，就有怀孕上了身。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。

早不熟来晚不生，二月初三子时辰。

连痛几个紧三阵，生到一子后代根。

夫妻满面生花，三朝请过老，用过解污汤，庆贺闹热满月，替他取个名字叫陈郎。众位，陈良替他这个宝贝心肝取名叫陈郎是有他的意思的。陈是耳东陈，拿耳朵旁放到良字右边就是郎字，意思是子不离父，父不离子，父子二人合一条命根子。这遭，安童忙驮抱，梅香捧茶汤，把他哺乳到六岁，父母想到要上灵雀庙还愿。到灵雀庙烧过香，还过愿，回来请朱义先生教陈郎攻书上学。先生替他取了个学名叫梓春。陈梓春到底是天星下凡，读书不难，一而十、十而百、百而千、千而万，梓春读书档案上。开蒙读《神童诗》、《百家姓》，题头抄写上大人；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》，《离娄》、《告子》换《诗经》。

读到三年开笔做，做起文章件件能。

吟诗作对般般会，反捉冷字默先生。与先生有问必答，一直读到十六岁，已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

还在书房把书读，专等考期跳龙门。

众位呀，不提陈梓春书房把书读，再提朝纲一段情。

一天，光明皇端坐龙廷，批看十三省报进京里的荒情，水旱两荒，籽粒无收。光明皇想无可奈何，吩咐东楼打响龙凤鼓，西楼撞响景阳钟，文听钟响，武听鼓鸣，将文武大臣召到金殿，商量朝纲大政。光明皇说了，如是一州一县遭灾，我可以开仓发赈，如今十三个省总荒，地方过大，国库里能有多少钱粮发放啊？六部就启奏了：万岁，荒，总有个原因的，可能是你的国号不好。你这个光明皇光字在前，光明皇，光明皇，十载倒有九载荒，良民百姓只好喝清汤。

我主要得江山稳，改换国号治乾坤。

光明皇准奏，就写了“逍遥快乐”四个字卷成阄团，放进六角金盘，焚香掌烛。天子头戴龙帽，身穿龙袍，腰系龙带，足登龙靴，俯下龙首，叩首三拜：天上玉皇，四海龙王，地府阎王，凡间我寡人。

三皇五帝呀，该应孤王江山稳，改换国号治乾坤。

光明皇龙目紧闭，用象牙筷到金盘里抄三抄，拌三拌，拈起来一看，“逍遥”二字，随手将皇榜挂到各州各县。

光明皇帝改国号，逍遥帝主坐龙廷。

眼望那天，凡皇行香，玉帝在云端看见。啊呀，凡皇改了国号，逍遥快乐，快乐逍遥。既然改国，年岁就该逢熟。玉帝回转御宰台抓把香灰往东土里一落，哪怕一棵草，长长就会秀麦。不秀拉倒，秀起来就是两个穗头，叫做麦吐双穗，稻报九芽，五天起回风，十天下次雨，大风吹不弯杨柳，大雨打不碎垡头，风调雨顺民安乐，万里五谷富收成。庶民百姓种田田出谷，养猪猪发禄，“癞宝草”下长萝卜，“回头青”上秀小麦。大家就想了，年岁逢熟是皇上改了国号的缘故。我们种了皇上的田，应该要完皇上的粮，皇上征我们钱粮国课，是去养育兵丁的，叫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外国兴兵造反，伤害不到我们良民半点，保护我们安居乐业，所以，我们要得宽，先办官，国课早完。年岁逢熟，水旱两荒百姓赊欠下来的钱粮国课都一一补完。各地归集起来到府里，府里解进京，圣天子到城河边一看，城河里的粮船像淘鸭一般。当今皇帝龙心大喜，口称众卿：现在年岁逢熟，庶民百姓衣丰食足，是哪个的洪福？六部大臣说了：万岁，皇上改了国号年岁才逢熟，是我主的洪福。我们为臣的吃了你皇上的俸禄，要报答你水土之恩，现在又巧逢国母娘娘寿诞，我们宫中应该扎起彩灯来庆贺一番。

万岁，宫中扎起太平灯，庆贺皇上万年春。

万岁一想，既然兴灯庆祝，何不与民同乐，普天同庆！这遭，就把皇榜挂到各州各县，一个雷声天下响，十三省里总兴灯。兴灯果有起落？有的。

正月十三兴灯起，二月十八落花灯。

众位，皇榜上面写得严哩！

如果哪处不兴灯，违背我圣旨罪不轻。

官法如雷，王法如天，皇榜定得严，哪个敢违抗。啊唷，家家户户总兴灯，忙坏了苏杭二州巧匠人。大户人家买五尺绫绢，小户人家买五尺布匹，官府里扎灯还用珍珠玛瑙，扎平台、拉走线，蜡烛火一插雪雪亮，舞起来真正像个样。

凡间兴花灯，玉皇在天宫早知闻。

玉皇坐在灵霄宝殿，睁开慧眼查看下界，对东土里一望，好，年岁才则逢熟，凡间怎又活作，怎想到兴灯的？兴灯不是日里兴，是夜里兴，今年又是短春山，麦子起身很早。

元麦嫩夭夭，大麦几寸高。

大人看灯前头走，小人看灯后头跟。

还有多少姑娘小姐们，遇到十七八岁的油头小光棍。

明明大路他不走，嘻嘻哈哈半田里蹲。

大麦青青踩断了秆、小麦踩伤了根，孽障作得海样深。

玉帝要派“一目五”星宿临凡，赋凡人的灾，弄它眉毛不得开，这个灯就兴不起来的。多罗星君启奏玉帝：息怒要紧，闹灯是好事啊！为什么，中州府、灵台县陈梓春是卢康道人转世，他买鱼放生，同龙王家三位公主有夙世姻缘。灵台县到东海白沙滩就有三千八百里，这么远的路程，他怎得上龙宫招亲？现在凡间大兴花灯，

玉帝呀，趁此兴灯元宵节，让她三凤一龙好配成婚。

玉帝说了：多罗弟子，这个主意好是好，不过，看灯的是男女混杂，踩坏了青苗是逆天之道，造罪不小，打发哪个下去解厄？陈梓春到龙宫招亲，哪个去为媒作证？太白星君从旁赶紧启奏玉帝：您放心。

您拿玉旨交与我，我到水府里做媒人。

玉帝忙传令，太白下凡尘。

来到东海里，龙宫做媒人。

仙人一阵风，腾云下天空。

不为做媒事，怎得进龙宫。

云里走来雾里奔，早到东海龙宫门。

龙王一看，欢喜一半：“老星君，贵人不走贱地，你到我龙宫来有何要事？”

“龙王，我来非别，府上有三位令媛，我想来讨杯喜酒喝喝。”

“啊呀，你拿我家小姐说把哪家公子，哪家少爷？”

“龙王，不远，中州府灵台县北门聚贤村，陈百万之子陈梓春。”

“老星君，谢谢你，这个媒话你不要说。我家王女龙胎凤骨，金枝玉叶，怎好匹配陈梓春那凡夫俗子！”

太白星君哈哈大笑：“龙王，你不要看错了，陈梓春不是凡夫俗子，他已修行十七世了，是卢康道人转世，况且还是个文曲星，日后有新科状元之份，我也不是讨揽其事，是奉玉帝旨意来的。”

听到玉旨二字，龙王大吃一惊。老星君拿玉旨交给龙王，龙王焚香掌烛，恭读圣旨。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
“多谢老星君，既然天命注定，我家三女跟他有夙世姻缘，我就不能违抗旨意了。不过，灵台县到白沙滩有三千八百里之遥，陈梓春怎得到我家来招亲？”

“龙王，你也不要犯愁。现在凡间十三省里大兴花灯，你将水府也变作花花世界，锦绣乾坤，将鱼鳖虾蟹一起扮作看灯的，我到他家去作法将陈梓春骗出书房。

骗他到你家来看灯，与你家三位千金好配成婚。”

龙王一听忙变化，水府变作小乾坤。

浪头子变作街沿石，龙王扮作个有钱人。

海岛变成凡间屋，鱼虾扮成看灯人。

三位龙女忙梳洗，遵循玉旨等官人。

太白星君看见水府龙宫变化好了，就辞别龙王。仙风一闪，对灵台县一站；再一阵风，对小书房里一攻。陈梓春用过午斋点心伏在书桌上写字。因为黄昏坐得深，读书太用功，有点瞌睡蒙忪，伏在书桌上竟就曲肱而枕之。老星君一变，变作披发祖师模样，披头散发，裸头赤脚，对书桌上一踏，口中就曰：“陈梓春醒来抬头见我，吾乃太白星君到此指点于你，如今十三个省总兴灯，你不要再死守书房，读成书魔，赶紧带安童出门看看灯，散散心。

梓春呀，如果你不去看灯，要陡得患难病缠身。

你不要当是梦中之言，睡中之语，切记，切记，你不要忘记，吾乃去也。”太白星君来是一阵风，去是不见踪。陈梓春惊醒南柯梦，一阵香汗湿衣襟，神志有点恍恍惚惚：先生，我刚才清清爽爽，明明朗朗，看见个披发祖师对我讲，叫我带领安童进城看灯，说我如果不去看灯，要陡得毛病上身。先生说：门生，春梦反也。梦是反的，叫你看灯就是叫你读书，叫你读书才是叫你看灯哩，那个披头散发，裸头赤脚，定是个魁星菩萨。

门生呀，铁斗魁星指点你，稳中头名状元身。

师生在那详反梦，星君在云端里听分清。

太白星君在云端里一听，不好，陈梓春听了先生之言就不出门看灯了。我将这话当作灵天表，他却当成耳边风，如果不下无情手，他也不知我威灵。老星君在天空大显神通，用杨枝净水往下洒，一洒一个花闪，两洒两个喷嚏，

洒到三洒不好了，陡发寒热病上身。

陈梓春立时头昏眼花。

先生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
刚才我还好得很，腾腾空毛病上了身。

先生，我头疼阵阵不得过，寒寒热热不分清。

先生听他如此痛哭：啊呀，刚才那个披头散发，可能倒是什么菩萨。于是，先生也跑去烧烧香，跪下来叩叩头，鬼话连天：虚空神明，你有灵有感，大人不要记小事。

原谅我家门生年纪轻，说话不当心。

秽言秽语冒犯了你，保住我家门生毛病好。

我重重香烛了愿心。

太白星君在云端里一听，不要让先生为难，戟指一指，灾晦收了三分。陈梓春说：“先生，才间你几句好话一说，我的毛病倒退掉几分，你可让我去看灯？”“门生，你问我白问的，我是灯草拐杖做不到主，你要到堂前问双亲。”

于是陈梓春辞别先生，带领书童走到高堂拜见父母双亲。员外一见：“我儿，一不是‘冬至’，二不是‘年节’，三不是老夫寿诞生日，你登门见礼，为的什么？”

“父亲，不瞒你，耳闻城里兴灯好看，我想去看灯，特来高堂请命！”

陈员外把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：“好男不游春，好女不看灯，游春之子风流汉，看灯之女下流人。

儿，你书香之子不习上，怎好到城里看花灯。”

梓春挨他父亲一瞪，想想不晓多恨。好，父亲不准，我就困母亲面前去打滚，母亲是个护痛官、面糊盆。

亲娘，父亲不准我看灯，为儿也不要命残生。

娘亲，我投河也不少淹胸水，悬梁高挂一根绳。

朱氏院君年纪老，就该这个惯宝宝，见他哭呀哭，心上像突粥。“员外，大不了为看灯，你不准，我儿发狠，困我面前滚，脸都躁白消了，汗都躁出来了，躁坏了，我总不肯与你歇。”员外说：“院君哎，你叫怎说，冤家真心要去末，我就放点松。”

“好哇，你要把句话我，让他看几天？”

“院君，多不准，让他看三天。”朱氏院君赶紧跑到陈梓春面前：“我儿，你爬起来，父亲准你去了。”“准我几天？”“准你三天。”“你准我几天？”“也准你三天。”“有六天也马马虎虎差不多了。”“不，总共只有三天。”

老员外又走过来对陈梓春说：“儿呀，你读过孔夫子的书，晓得孔夫子的礼，出门么，席不正不坐；遇事么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；照理是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“父亲，你放心，我游必有方。”

老员外又千叮万嘱：“遇到三朋四友，吃茶喝酒，不要让别人摸兜包口，没得工夫陪人家吃么，你就做一个东。安童，你们兄弟四个，陪我儿出门，随他脚前脚后，脚左脚右，听说听调，不要五难六刁；要会听风，要会观雨，不要让我儿吃苦。”安童一听，起大头子劲。好了，耳闻城里兴灯，几次要想溜去看，又不敢，你员外叫我陪相公去看灯，不正合我们心意：“员外，你放心，我们弟兄四个，个子蛮大，眨眼铜铃，看住相公一个人，跑掉得我们总会寻。”

安童说的无心话，后来就以假弄成真。

院君说：“儿呀，你在家没得好歹，出门要换个新鲜。”这遭，她翻箱倒笼，拿好衣裳对外捧。

陈梓春，吃的是，海咸河淡，

开箱笼，来脱换，乃服衣裳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，身穿鹦哥绿海青。胡绉丈巾腰里束，足登皂鞋簇簇新。

手执一把呢贡扇，文质彬彬念书人。

他又是惯宝宝脾气，用这些新衣裳一穿，在高堂上走三踱四，一表人品。老夫妻一看，

欢喜一半。

看他走步路，多稳重，形端表正，  
说句话，多文雅，诗礼传家。

陈梓春笑嘻嘻：“母亲，这种穿着可好去看灯？”院君信口一塌：“儿呀，这种穿戴不要说出门看灯，就是随常人家招亲总好招。”哈哈，女人不好开口，开了口竟会有。院君又说了：“儿呀，你年纪实在轻，出门我不放心。

你早上去，我又怕，云腾致雨，  
晚上去，又恐怕，露结为霜。”  
看灯人，有多少，窈窕淑女，  
元宵节，爱戏耍，有女怀春。  
我儿呀，我拿好言好语对你说，你要牢牢记在心。  
我儿呀，你看灯看到东城门，日落西山夜黄昏。  
恐怕城里关城门，难得将身转家门。  
你带领安童人五个，姑母家中暂安身。

我儿呀，你看灯看到西城门，日落西山昏沉沉。  
恐怕城里关城门，深更半夜难回门。  
你拿安童带随身，姨母家中可安身。

我儿呀，你看灯如果在南门，日落西山暗昏昏。  
恐怕城门关得早，主仆难得回转门。  
你带领安童人五个，外公家中好安身。  
我儿呀，你假使看到北城门，就早点回转聚贤村。  
我儿呀，你从来不曾出远门，我时时刻刻挂在心。  
一来爷娘盼望你，二来先生望你读五经。

陈梓春说：“母亲，多蒙你金言玉语，孩儿切记切记，断不忘记。”陈梓春辞别父母，安童背包。

主仆五个出前门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  
带跑带相，前面到了真武殿。真武殿朝前盼，马上就到龚家场。  
走过一里又一村，灵台县城面前呈。

主仆朝前跑，来到王家桥。陈梓春对桥头上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安童，竟是城里没挂榜，乡下谣断噪，还说兴灯兴灯，哼总听不到一哼！”安童说：“少爷性子不要躁，不见得我们一到，灯就出来更俏。灯末，篾扎的，纸糊的，肚里插蜡烛火，太阳在天上不曾落，舞起来发白，随便多舞总不好看；天色一暗，舞起来才好看。啊，对的。想吃无钱酒，要把工夫守，再等一刻还你有。”话音未了，陈梓春眼力不错，对那剃头店的走廊里一望，柱棵上有一张梅红纸贴得上，他对安童说：“妥了，这是兴灯告示。上面写得明明白白，今朝的灯从北草场兴起。北草场完全是杂灯，正式平台在西门，西门看了上南门，南门看了上东门，各灯齐集到孔圣庙参圣。我们一步不要跑，一刻工夫就会到。”

讲讲说说天色暗，日落西山暗昏昏。  
啊唷，城里敲起锣鼓来了。城里锣鼓响，乡下人脚底痒，像发呆，男男女女总上街。  
来了多少买卖客，来了多少异乡人。  
来了多少书公子，又来多少恶光棍。

只听一阵鞭炮响，四城内外总是灯。

陈梓春一看，是些什么灯？

平安吉庆金狮子，万福来朝太平灯。  
五色绸缎高搭彩，笙箫细乐闹盈盈。  
工匠扎出巧花灯，庆贺皇上万年春。  
舞彩球，搭彩台，彩虹灿烂，  
彩牌上，写大字，大放光明。  
上写着，各州府，花灯齐出，  
庆天子，贺万岁，国泰民安。

陈梓春又不曾看过灯，倒说起冒失鬼话来了：“安童，你望望看，乡下人发呆，拿猪头背上街；恐怕放乡下要馊，拿城里来用绳子穿住鼻子拖。”安童说：“少爷，若动冒失鬼手，不要开冒失鬼口，人家要笑的。那不是猪头，是猪八戒灯呀。猪八戒不提，灯闹起来不奇；猪八戒不拱，灯闹得不涌。”

猪八戒，拱嘴灯，拱来拱去，  
十三节，老龙灯，云头随身。

陈梓春哪肯不说冒失鬼话呢？“安童，你看，那个长毛绕狮狗，相住两个毛芋头；那条绕狮狗，跳上趴下啃芋头。”安童说：“叫你不要说冒失鬼话。

相公呀，那不叫狗儿啃芋头，是叫狮子衙花滚绣球。”

绣球灯，在前面，滚来滚去，  
狮子灯，后头跟，眨眼铜铃。  
看一盏，猴狲灯，毛头贼脸，  
挑担水，过仙桥，脸红到耳根。  
看一盏，走马灯，走来走去，  
牡丹灯，红芍药，姊妹相称。  
牛车灯，转起来，木龙戏水，  
磨子灯，轰轰响，不得绝声。  
春季里，山楂灯，红光灼灼，  
梁山伯，祝英台，同上杭城。  
夏季里，开荷花，红花绿叶，  
唐明皇，杨贵妃，也扎成灯。  
秋季里，开菊花，桂香十里，  
刘知远，打瓜精，独坐龙廷。  
冬季里，开腊梅，雪景好看，  
小秦王，争江山，胜败难分。  
正月元宵节，城中闹花灯。  
人人都喝采，个个荡新春。

腾腾空平台一歇，灯火一熄，没多几转，乌漆黑暗。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忙煞得看灯，看灯，看这几盏灯倒拉倒了。”安童说：“相公，这草场上是杂灯，正式平台在西门哩。”“那我们上西门看平台。”“少爷，你去，我不去。”“安童，你为什么不去？”“为看灯，挨你闹呀闹，我晚茶总不曾吃得饱，人总要饿煞得。”

陈梓春心里说：你这个奴才，依我性子要给你两个送死耳光。为看灯，我家父母不准，我困下来就滚，嘴说干了大不了准我三天，刚才看了这点点倒说要回去！梓春又一想：话要

这样说，也不能怪安童，人无利息，谁肯早起。“安童，你带我上西门看，我这五十两路费给你们分。”安童说：“好的。你拿银子把我们分，少不得带你角壁角落里去看灯。”梓春把包袱打开来，银子拿出来：“安童，拿去呀。”“少爷，我们不会算。”“你这个卵生，五十两银子四个人分，是现成头脑，不要算，每人十二两半。”另一个安童是生意买卖、头尖眼快，说了：“少爷，你是要看灯头还是看灯尾？”“安童，看灯头怎说？看灯尾怎讲？”“看灯头要不怕脚疼，陪它进城。如果是跟灯跑，跳死了只好看个灯尾子。看灯尾末，不要走正路，走小路抄近，从城河边上转。”“情愿看灯头，不愿看灯尾。”这遭，跟安童“哒哒哒达”拼命转，转得浑头浑脑总是汗。一到西门，陈梓春对下一蹲：“啊呀，我气总跑屏了，等我透透气。”哪晓得蹲蹲、望望，平台出来了呱。陈梓春又不识得平台，说：“安童，城里人看灯多刁啊，是站在八仙台子上看的，登高望远，看了碧清打转。”安童说：“少爷，叫你不要说冒失鬼话！那不是城里人站在八仙台上看，是扎的平台，拉的走线，一拉一亮，上头站的杨家八将。”陈梓春仔细一看，啊，提到杨家八将我晓得呱。

平台上，站的是，杨家八将，  
闯幽州，遭强手，泼祸连天。  
有八姐，和九妹，大战七日，  
穆桂英，来助阵，大破天门。

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你看啊，那个灯多有趣啊，三个人三样景子，走前面的白面书生，五绺长须，背口双股剑；走中间的，人又高，扛张刀，脸上通红，像个火龙；后面的人漆黑抹塌，眼睛直眨，手里拿个丈八蛇矛。”陈梓春仔细一看：“安童，这三个人我认得呱。走前面的白面书生、五绺长须，背口双股剑的是姓刘名备号玄德；走中间的人又高，扛张刀，姓关名羽号云长；走后面的漆黑抹塌，人不高，胡须儿八面飘，手执丈八蛇矛，姓张名飞号翼德。

平台上，站的是，桃园结义，  
关云长，猛张飞，日夜操心。  
大哥哥，刘玄德，三人结拜，  
为的是，共兴邦，同保汉朝。

安童说：“你看，扎灯的无事做，拿鬼迷道士都扎上来了。头戴道帽，身穿道袍，手执羽扇，一跑一摇，眼睛一闭，一肚子诡计。”“啊，他就欢喜用计。你晓得他是什么人？姓诸葛，名亮，号孔明。

平台上，孔明师，可真厉害，  
借东风，来助阵，放火烧营。  
满营中，都是火，腾腾烈烈，  
烧得那，曹孟德，无处逃奔。”

安童说：“相公你看，那个老头子，嘴上白胡子，身穿红袍子，个子蛮大，对马身上一坐，那种日子不得过；对沙滩里一陷，下不得下，上不得上。旁边的青面獠牙的人要杀那个老头子。老头子一急，火齐齐了一熄，再一亮，跳出一个白袍小将，举起方天画戟。青面獠牙的人看见白袍小将倒吓溜啦得呱。老头子陷在滩里怎救得上来？白袍小将用方天画戟将滩边上的草割起来扎成捆，垫住方天画戟把马撬起身，拿老头子救出来。”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你晓得这是些什么人？青面獠牙盖苏文，白袍小将薛仁贵，那个老头子来头大哩，是唐太宗。

平台上，唐太宗，江边落难，  
薛仁贵，骑灵马，跨海征东。  
救天子，回朝转，精忠保国，  
忠孝臣，多积义，万古留名。”

安童说：“相公你望啊，那个灯上的人才罪过哩，一个后生家小伙站在河东，一个后生家姑娘站在河西，你对我相，我对你相，像对夫妻一样，要想见面又不得见面。那个桥不好跑，当中少一截，你说怎得过？腾腾空一淘喜鹊倒飞过来呱，翅膀对翅膀张开来，接住得，变成一张桥，倒跑过来了。刚刚跑在一道还没说到三句话，灯火一亮，喜鹊倒飞掉了，还是男的在东，女的在西，男的对女的望望又要哭，女的朝男的相相又伤心，男也哭，女也哭，眼睛哭得红笃笃，衣袖揩了湿漉漉。”“安童，那个灯是什么名堂？叫‘牛郎会织女，一年一度鹊桥遇’。

有牛郎，和织女，一年一度，  
到七月，初七日，才得相逢。”  
梓春走进城，笙箫鼓乐声。  
花灯千万盏，灯火亮锃锃。

没多一歇，灯火一熄。走啊，上南门，灯上南门去了。我们上南门便当，只要走城脚，你一撞，他一轧，总踩了小姐们的脚。南门灯，把城门闩起来闹格，不让乡下人去看。

城门口，有宫灯，挂灯结彩，  
两旁边，有鲤鱼，要跳龙门。

安童大惊小怪：“少爷，快点走啊，不好了个，执行官出来看灯罗，身坐八人大轿，鸣锣开道，喇叭涨号，热热闹闹，如果闯了他的道，乌龙鞭要发跳。”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不要吓杀得，不是执行官出来看灯，不是八人轿，是香亭。”

香亭一座前引路，大香绕到九霄云。

香亭上有副对联，陈梓春开口就念：凤立丹山迎晓日，龙腾苍海听春雷。加灯谜四句，打古人四名。

多年庙门永不开，蜘蛛结网等虫来。  
红娘怀胎身有孕，霜打石榴崩开来。

“安童，多年庙门永不开。哪个庙堂造了多年门总不开？门不开，关了那——关公。蜘蛛结网等虫来：蜘蛛结网张在屋角里等虫飞上去——网张飞。红娘怀胎身有孕：红娘怀胎肚子里——有子。霜打石榴崩开来：石榴里子长崩开来——子路。”

香亭四角上总有花灯。

东角上，太阳灯，金鸡报晓，  
西角上，亮月灯，玉兔翻身。  
北角上，紫微灯，众星拱奉，  
南角上，晓星灯，雪亮锃锃。

安童说：“相公，你望呀，那一个老头，嘴上白胡子，头上戴个草帽子，手里拿根长竹子，脚上穿双草鞋子，草帽对额上一护，蹲在河边钓鱼。那个后生家肯吃亏，拿老头子对车上一背，背上车就对前推。”“安童，你晓得他是什么人？”

平台上，姜子牙，渭水垂钓，  
周文王，和武王，请进朝纲。  
姜子牙，当军师，乾坤掌定，  
封神榜，第一名，直到如今。  
安童呀，这座平台火头多，名字就叫渭水河。”

安童说：“相公你望啊，那个人罪过哩。那个女子啊，浑身穿了雪白，在雪坑里哭，身穿麻衣重孝，哭得心惊肉跳，不知为点底高？”“安童，提到我晓得呱。那个昏皇无道，活捉孟姜女的丈夫万杞良造长城，她是千里寻夫。

孟姜女，送寒衣，千里受苦，

不得来，又不得去，怎上长城。  
半空中，刮狂风，大雪纷纷，  
雪坑里，遭苦难，哭到天明。”

安童说：“少爷你看，这个灯与刚才的灯是一样的，也是个绝色美女。小伙子倒不丑，就是身上衣衫褴褛。女的手里拿把琵琶，边跑边哭，还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来，卖又没人要，哭得心里发躁。”“安童，你晓他是何人？”

平台上，蔡伯喈，进京赴考，  
赵五娘，背琵琶，哭上东京。  
路途中，没盘费，剪发卖发，  
上东京，遭磨难，哭得伤心。”

腾腾空拿城门一开，人对外直裁。走啊，上杜家村去看灯啊！众位，杜家村有底高灯看？四城董事写缘，总是随写随收钱。到东门随写随收倒还可以，东门做生意买卖的人不少，活络钱多；到西门随写随收也可以，西门开店的多，日日有进账；到北门随写随收，北门种菜的人家多，种菜好出息，与种粮的不同，种粮人忙煞得，一年只收两熟。种菜，什么时候种什么菜，一年四季总有得卖，也有活息钱。一写写到南门杜家村，人家手里没现钱，拿不出，写缘的人横趟竖趟收不到钱倒跑火起来了：不巴结你们杜家村人出钱，城里的灯也没得你们看！所以，南门灯把城门关起来闹的，不准乡下人进城看。杜家村的人也赌气兴灯，自己扎自己的灯，与城里人扎的不同，把自己种的稻粱麦菽，瓜茄瓠子，蔬菜等类农用物件，布机棉车，推车抬轿统统扎成灯。陈梓春同安童来到杜家村一看——

只见丫里丫杈木叉灯，劈劈啪啪连枷灯。  
一摇一押棉车灯，一摇一踏绞车灯。  
格吱格吱轿子灯，手捧书本相公灯。  
摇摇摆摆小姐灯，里面点火亮锃锃。

棉花长了三尺高，开了田里白夭夭。  
弯下腰来篮篮满，拾得一朝又一朝。  
稻子生来黄爽爽，珍珠米儿壳中藏。  
粮食之中它为首，杂谷类里它称王。

粟子生来叶儿尖，成熟只要八十天。  
平时烧粥煮饭吃，作起糖来蜜样甜。  
荞麦生来三角仓，长在田里过霜降。  
寒冬腊月没事做，咸菜熬油“疙丁”汤。

芦穄生来紫悠悠，长在田里乱点头。  
米子磨糬做团吃，苗儿也好扎笤帚。  
豇豆灯儿绿沉沉，沟头岸脚坟边上塍。  
烧粥煮饭多好吃，七月半洗沙裹馄饨。  
浑身长丁黄瓜灯，浑身长筋丝瓜灯。  
吊着颈，茄子灯，篷里挂着瓠子灯。  
瓜茄瓠子总扎成灯。

看灯人儿实在多，高子看灯长拖拖。  
矮子看灯矮婆娑，瞎子看灯摸呀摸。  
哑子看灯笑呵呵，聋子只喊听不见，  
扒扒耳朵问别个。  
瘌子在旁边说大话，我肚里花头比别人多。

主仆手搀手，东门城里看花灯。

主仆五个进东门，遇到一个上街人。  
手里捧的绕儿是油绳，黄面馒头嘴里啃。  
衣兜里裹的瓜子和花生，走过城桥进城门。  
碰倒一个挑担的卖馄饨，一撞一个老坐跟。  
手里抛掉绕儿是油绳，嘴里嚼坏舌头跟。  
泼掉瓜子和花生，馄饨汤儿溅一身。  
笑坏了来往许多人。  
抬起头来望一望，还是娘舅撞外甥。  
主仆五个朝前走，后面的平台又来临。

安童一看：“少爷，平台又来了。古人之言可是要听的，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。我们小时听年纪大的人讲呱，男子要闯，女子要藏，这话不假呀。后生家女的出门有什么好事？你看，那个后生家小伙和那后生家姑娘，手里拿把雨盖，妖妖怪怪，你对我相，我对你相，不晓得打算怎样？”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他们在那里谈私情。”“提到我晓得呱，讲把你听听：

有白蛇，和许仙，姻缘宿世，  
借雨伞，投情意，二人成亲。  
许相公，上金山，前去还愿，  
法海师，对他说，你被妖精缠身。  
许仙子，问禅师，依你怎样？  
依我看，在山中，不要回程。  
白娘娘，忙不及，来到东海，  
借虾兵，和蟹将，水漫金山。  
安童，这支平台真值钱，就叫‘许仙相上白娘娘’。”

安童说：“相公你望啊，这个灯与前头的一样个情形。一个闺女坐在柜台里边，一个雪白瘦瘦的道士站在柜台外面，也在点头晃脑，不晓得说点底高？”“说点底高，这是吕洞宾三戏白牡丹。

白牡丹，下凡尘，容颜过美，  
吕洞宾，起淫心，戏她成亲。  
第一戏，用宝剑，指开两路，  
第二戏，用拂帚，扫开房门。  
第三戏，在药店，吟诗作对，  
戏着了，白牡丹，带她同行。  
这座平台不平凡，名叫三戏白牡丹。”

话犹未了，灯火突然一熄。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不好了呱，火又熄了。”旁边的人说：“这遭没得灯看了呱，到孔圣庙参圣后，各灯要散了。”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我们也上学场去看灯啊！”

主仆手搀手，走到学场上。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陪我看到现在可记得几样？”安童说：“我只晓得看，哪晓得记。”“何苦哎，假使我们回去我家爹娘问到你：安童，你们看到些什么名

堂？你这遭眼睛直白，还不出眉头眼目。各灯总齐集到孔圣庙参圣，我们不要站在一起，你站东边，我站西边，我们望望清爽，记得几样，我说点父母听听，你说点公主母听听。”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不要走开，人多挤压，我们手挽手走，不要挨轧散开来。”梓春说：“好哇，我们主仆五个，个子蛮大，手挽手对这块一卡，打成个人坝，别人总不好走我们头上跨。”安童说：“我脚对门槛上一踏，手对门梆上一搭，我怕哪轧。”梓春说：“你倒要弄好了呱。”“晓得，你不用担心。”话犹未了，四城门灯来了。

东门来了胎生灯，北门来了卵生灯。

西门来了湿生灯，南门来了化生灯。

十脚锣鼓闯进城，狮子队里夹马灯。

马灯队里夹龙灯，孔夫子面前参过圣，

狮子困下来打个滚。

太白星君下凡尘，障眼法一道不费劲。

陈梓春弄得头发昏，轧散他主仆五个人。

太白星君吹口仙气拿他们四个安童撂到城门外，独剩梓春一个人。

太白星君仙风一吹，灯火一暗，弄得孔圣庙天下大乱。老少离散，各奔东西。有的豁围墙，有的钻街头；有的喊：哥哥，你在哪里，等等我啊；也有说：姐姐，我在这里，同回去；也有说：伯伯带我走。你喊他，他喊你，陈梓春漏单没人理。“安童哎，我在这块。”高喊三声无人应，低喊三声没回音，他倒哭起来了。

安童，你好好陪我来看灯，怎不带我转家门？

安童，你天天上街弄头弄脑处处熟，你叫我怎认得回转聚贤村。

安童，你让我单身露宿冻坏了，深更半夜吓坏了，

堂前告诉我双父母，你四个奴才命难存。

陈梓春哭得眼泪巴嗒，把你一轧，把他一轧，“扑通”一个跟斗栽到墙脚。

陈梓春一阵哭来一阵滚，滚成潭来哭成坑。

太白星君一想，不要让文曲星吓坏了，于是一变二变，变成二八青春李梓春模样，对陈梓春面前一站，开口就喊：“呸，哪个？”“你是哪个？”陈梓春说：“我。”“你哪个？住哪里？”陈梓春哭得哪说得出来唷，气只在喉咙口上出：

我家就在这座城，聚贤村上是家门。

父亲号称陈百万，母亲朱氏老安人。

陈郎是我乳名字，学名就叫陈梓春。

安童带我来看灯，奴才他溜了转家门。

“唷，是我家陈世兄啊！陈世兄，你可认得我？”“世兄，素不相识。”“唷，你姓陈，我姓李，要问我名只要问你。”“你也叫梓春？”“我也叫梓春。”“你家住哪里？”“我与你家隔三里不到，二里半把，站在你家场上望，不到三里路，乌通通一个大竹园，高树上有个大鸟窝，下面就是我的家。”

“你家就住那有鸟窝的下面？相靠这么近，我怎不认识你？”

“你哪认得我呀，今朝是：

麻布洗脸初相会，烧饼不熟面又生。”

“你上街来做底高的？”“我上街来看灯的。”“一个人来的？”“李世兄，不要提，下次看灯再也不要把现世宝安童带出来，带他出来看看灯，他倒溜转去了。”

“你家安童还算好的哩，我家安童还不曾等得及进城，在北门真武殿就溜回去了。”“李世兄，你跑了几个？”“我跑掉两双。”“总说我霉，两个人撞凑堆。”“你出来看灯，你家大人可

准？”“准？不肯！我发狠，困在娘面前滚。像说份账，嘴总说干了，大不了就准我三天。李世兄，你家大人可要比我家好点？”“好哇，要不是我在家杠赖，还想出来？陈世兄，也是出来一趟，这次看惬意了再回去。”

“灯总散掉了，哪里还有灯？”“陈世兄，灯多哩，百粒芝麻才开头哩，东门外头我公公家的灯漂亮哩！”“你公公家有些什么灯？”

“啊，我公公家是个大富户，四城董事上他家去写缘，写他一斗金子，二斗银子。我家公公说，‘要我出多少银子倒不关事，出得起的，不过，我家孙男孙女多，夜秋秋，没得哪上街。’四城董事说：‘做不到，不是哪一家，如果你家不上街的话，街上的灯也不准你家看。’我家公公是犟脾气，就说了：‘稀罕，我有一斗金子二斗银子不会自己请苏州巧手回来扎。扎得好哩，晒场上百零八支焰火，还有十重门和鳌山古人灯名。’”“李世兄，你再说好一点，我不去哎，外面已经不早了，你这遭去看看灯，半夜三更，肚里又饿，身上又冷，你倒好脸皮老老，公公，外孙，你来看灯的，热腾腾的夜饭，暖堂堂的被窝，有吃有宿，我这遭举目无亲，去认得哪个。”“陈世兄，何苦啊，后生家小伙子要见眼生情，放活息点，我叫公公，你跟我后头嘴学乖点，也叫年老公公，还有哪家外孙男女怕多了，到吃夜饭辰光，我拿碗，你拿筷，到了睡的时候，老诚诚脱脱鞋子跟我焐脚。”

陈梓春遇到李梓春，讲讲说似一家人。

陈梓春在前头走，太白星君在后头跟，出东门，向东，向东，跑呀跑，陈梓春有点心焦：“李世兄，可曾到啦？”“不远，还有五六里。”

“你在城里说二三里，跑到现在还有五六里，我们是退了跑格，越跑越远，我更加不认得打转。”

“你到底去不去？你真心不去我不等你，我走了。”

“喏，你这个烂良心的，刚才在城里你说这话，我就不上你的当了。我脚上穿的新鞋子，有点夹脚，看你跑得不哨，跟你后头跳呀跳，脚上跑起了许多泡。”

“冤家，你怎不早点叹口气，早说这话，我吃点亏，把你带驮带背。”

“我与你一样高，一样长，你驮我，不让人家笑坏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夜秋秋，哪看见，伏我肩膀上来。”

陈梓春当真就对太白星君肩膀上一伏。太白星君说：“扒紧我的肩兜。”看看走的阳关大道，骨子里太白星君在施行仙法。

把陈梓春拨到云端里去，飘飘荡荡度动身。

陈梓春耳朵里只听狂风呼噜噜如雷响，到了东海龙宫门。

老星君拿仙风一收，将陈梓春对下一丢。陈梓春对下一踏，脚下好像湿刮刮：

“李世兄，我脚下怎湿刮刮的？”

“陈世兄，你何苦！你的瞌睡是前世里带来的，伏我肩上也能困着得呱，下偌大的雨你总不晓得？”“啊，落雨的？我来摸摸身上可湿。”到身上摸呀摸，身上干干卜卜。“既落雨我身上怎不湿的？”“啊唷，我与你第一次同伴，怎舍得把你身子淋坏了！我长眼睛呱，我驮你走在风罅罅里，雨缝缝里呱。”

“啊唷，你本事竟好哩，会走雨缝缝里。”

他又不晓得龙王家才拿潮水收啦得，地上有点湿刮刮。陈梓春望呀望，倒望见龙王家了。

“李世兄，那是哪一家？”“啊，就是我公公家。”“你公公家多发财，多有钱，不然哪有偌大的陆地。”

“唔，他家的田有限，家里的田单是五十亩一张，我前年来拜年，他叫我帮他数数有几张，我哪里数得清，就替他估估堆用秤称，带称带算也只有六十二斤半。”他又不晓得三山

六水一份田，是水总是龙王家管的。

“李世兄，你公公官做得大哩，旗杆多高，旗帜在云端里飘。”

“不大，也只和皇帝并坐。”他又不晓得他是海里的龙王。哪晓得望呀望，晒场上的焰火倒放出来了，陈梓春又不识得焰火，就喊：“李世兄快走，你公公家失火。翻腔，在那里冒烟。”

“轻声点，不要给我公公听见，他要骂的。哪是失火，是放焰火！”陈梓春仔细一望，啊，“那个小朋友眼泪巴嗒，在那拍‘知了’。”

“那不叫拍‘知了’，是叫蜈蜂刺瘌痢，痛了伤心。”

大焰火，放出来，九龙八卦，  
放一出，铁扫帚，满天明星。  
放一出，宝塔灯，万字栏杆，  
放一出，耍蝴蝶，飞到九霄。  
放一出，老寿星，手执拐杖，  
放一出，王母娘，骑鹤腾云。  
放一出，杨贵妃，宫中醉酒，  
放一出，崔莺莺，月下偷情。  
放一出，刘关张，桃园结义，  
放一出，卧龙岗，三请孔明。  
放一出，赵子龙，军中救主，  
放一出，空城计，吓退敌兵。  
放一出，姜子牙，渭水垂钓，  
放一出，韩湘子，九渡文公。  
放一出，奸曹操，良心丧尽，  
放一出，楚霸王，自刎乌江。  
放一出，赵匡胤，英雄盖世，  
放一出，秦叔宝，卖马卖刀。  
放一出，二郎神，沉香大战，  
放一出，孙悟空，大闹天宫。  
放一出，陶三春，她女中第一，  
放一出，郑子明，逼打成亲。  
戏名更加好，灯景盖世豪。  
来到前门口，望见彩莲桥。

看桥亭，多巧妙，雕梁画栋，  
两旁边，小栏杆，玉石砌成。  
桥亭上，盖金瓦，八宝结顶，  
桥亭中，有多少，百样兽名。  
有凤凰，在亭中，口衔宝贝，  
白玉兔，衔仙草，对月调情。  
桥头上，盘金龙，龙头朝上，  
头对头，嘴对嘴，二龙戏珠。

陈梓春说：“你公公家的桥漂亮哩，总说我家好呀好，将库房里银子完全拿出来支这座桥还不够。”

“哈哈，陈世兄，桥顶上好，桥底下还要巧哩，十三个半圈门，龙凤船总从这圈门下经过。”陈梓春偷偷朝下一望，果真不错。

桥底下，有圈门，十三个半，  
走龙船，并凤船，张篷而行。  
半扇开，半扇闭，来来往往，  
开纱窗，摇橹走，直过桥亭。  
有八十，又二扇，纱窗开望，  
纱窗上，彩画着，博古通今。  
东桥门，开一扇，望见日出，  
西桥门，开一扇，对月弹琴。

圈门上有对联一副，陈梓春一相，开口就念：绿水映红万盏灯火如星月，清波戏逐千楫龙舟若围棋。

圈门上，管对管，无其大数，  
到夜间，开了关，好看船灯。  
船头上，有刘海，蓬头大笑，  
小金蟾，对面坐，眨眼相亲。  
凤船上，官宦家，闺门秀女，  
坐在那，中舱内，弹唱吹笙。  
真好一画河，水深绿波多。  
花灯千万盏，圈成九龙河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照墙又到面前呈。

照墙总是金砖砌，金光闪闪玉麒麟。左右金狮子，两边排定，有玉象，左右分，看守宫门。“你公公家的照墙竟好看。”“照墙好哇，十重门灯还要巧哩！”

世兄两个手挽手，到一重门里去看花灯。

一重门里有些什么灯？胎生灯。怎叫胎生灯？就是驴骡牛马，獐猫鹿兔。

獐儿灯，豹子灯，行如风送，  
老虎灯，皮兽灯，山洞里安身。  
黄牛灯，在田中，耕田耙地，  
水牛灯，在榨磨上，日夜驰奔。  
犬儿灯，看家兽，摇头摆尾，  
猪子灯，羊子灯，活上刀砧。  
老鼠灯，走前面，梭来梭去，  
猫儿灯，后头跟，接耳听声。  
兔子灯，在城脚下，心惊胆颤，  
老黄鹰，在空中，利爪直伸。  
白马去出征，犬儿会看更。  
骆驼会相命，笑坏陈梓春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到二重门里看花灯。

二重门是卵生灯。何谓卵生？飞禽鸟类。

凤凰灯，仙鹤灯，无宝不站，  
黄将灯，翠将灯，毛羽喜人。  
八哥灯，画眉灯，笼中叫喊，

乌鸦灯，茄子灯，是娘舅外甥。  
鸽子灯，在空中，驮铃起翅，  
布谷鸟，连夜叫，三麦起身。  
白鹤灯，鹭鸶灯，沙滩憩息，  
河蚌灯，小气鬼，自己关门。  
喜鹊伸白头，画眉叫汪汪。  
仙鹤当头站，百鸟朝凤凰。  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三重门到面前呈。

三重门里有些什么灯？湿生灯。怎叫湿生灯？鱼鳖虾蟹。

金鱼灯，银鱼灯，池中戏水，  
鲤鱼灯，鳌鱼灯，跳过龙门。  
河鱼灯，前头走，气相又大，  
吭公灯，啰嗦鬼，骂不绝声。  
钳虾灯，舞马叉，勒头暴眼，  
旁皮灯，胆又小，哭红眼睛。  
参鱼水面走，鲫鱼水下蹲。  
回鱼伴海水，河蚌同鹬争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四重门里看花灯。

四重门里有些什么灯？化生灯。怎叫化生灯？蚜虫蚊蜢。

蜻蜓灯，飞蛾灯，飞来飞去，  
蚊子灯，飞过来，会丢冷针。  
蜢子灯，细个子，轻烟缭绕，  
牛虻灯，一出门，钢钻随身。  
织布娘，十八岁，雪白粉嫩，  
壁虎子，做媒人，螳螂招亲。  
算命虫，排八字，七子坐命，  
合过婚，算过命，好去成亲。  
蟑螂虫，灶蜥子，忙把酒办，  
蜒蚰虫，忙上灶，慢斯图吞。  
蓑衣虫，爬得快，帮搬台凳，  
蟋蟀虫，跳出来，接待新人。  
刺毛虫，摆銮驾，穿红着绿，  
尖嘴灯，在树上，鼓乐吹笙。  
知了灯，叫起来，喇叭涨号，  
蜜蜂灯，搓团圆，蜜甘鲜甜。  
蜘蛛灯，扛漏筛，真正好看，  
豆独灯，拿缆把，僵气腾腾。  
蚯蚓灯，做轿杠，绵软的笃，  
萤火虫，打灯笼，雪亮锃锃。  
小娘子，在房中，咽声啼哭，  
放屁虫，放三炮，轿子动身。  
蜢子喊苍蝇，我们是连襟。

他们也难得，我们来送亲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五重门里看花灯。

五重门里真稀奇，时鳗蛇缠住个活青鸡。

蜈蜂刺人个个怕，百脚身上穿蓑衣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六重门里看花灯。

六重门里灯好看哩！

灯上有六六三十六个媒纸头，六六三十六个药线头。

六六三十六个炮仗头，六六三十六座大高楼。

内有六六三十六瓶陈菜油，六六三十六个老麻猴。

外有六六三十六棵垂杨柳，上头歇了六六三十六只大斑鸠。

点着六六三十六个媒纸头，六六三十六个药线头。

烧到六六三十六个炮仗头，“通、叭”，倒掉六六三十六座大高楼。

倒断六六三十六棵垂杨柳，飞掉六六三十六只大斑鸠。

泼掉六六三十六瓶陈菜油，吓死六六三十六个老麻猴。

要问这个灯，就叫炮打西洋城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七重门看花灯。

七重门里有些什么灯？人人总说美女灯好看。

吕布挽住貂蝉手，纣王不离妲己身。

令公结识维舒女，正德皇帝戏凤娘。

褒姒一笑天下失，唐伯虎华府点秋香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八重门里看花灯。

八重门里是八仙。

拐李葫芦道法高，钟离辞职谢汉朝。

洞宾背剑青锋客，果老骑驴过赵桥。

国舅手执阴阳板，湘子云中吹玉箫。

仙姑敬饮长生酒，采和花篮献蟠桃。

世兄两个手携手，九重门里看花灯。

九重门是金银铜铁锡扎成灯。

银子生来白雪雪，金子生来黄霜霜。

银圆生了没得眼，铜钱外圆里四方。

珊瑚穿作灯架子，明珠扎成琉璃灯。

香炉总是黄金灯，烛扦也是锡铸成。

老龙王说：“陈梓春来了。”端张穿花椅，对十重门里一坐，手里拿根拐杖，坐在那里哼唱唱：“老夫今年八十高，白发苍苍似银条。人人总说家豪富，旁人哪有我逍遥。早上好酒三斤半，腊肉火腿免心焦。哎，哈哈，哈哈，哈！”

陈梓春一见就问：“李世兄，他是你家哪个？”

“就是我的公公。”“既是你的公公，你怎不见礼的？”

老星君弯腰一揖，外孙有礼。老龙王装聋作哑：“你是哪个？家住何方？”

陈梓春问李梓春：“李世兄，这个老头子倒底是你家哪一个？”“我家公公。”“既是你的公公，对你外孙怎不认识？”“陈世兄，你听错了，你姓陈，我姓李，他不是问我我是问你。”“啊，问我？”陈梓春走上前去，彬彬有礼，一躬到底：“晚生有礼，公公万福。请问公公多大年纪？”

龙王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，拐杖一掼，甩出去几丈。“老夫喜欢吃花生，你怎问我可吃田

鸡？”“李世兄，你公公聋嘛？”“哎，有点琴铃共——聋格，对年纪大的要说响点！”“公公，请问我，今年多大尊庚？”“啊，木耳煨金针？你跑错了，南货店才有，我家没得。”“李世兄，你家公公恐怕是钉底的——聋？”“不要谈‘钉底’，他是聋子耳朵当偏斜，你与他缠，照常也就缠上去的。”“公公，请问我高寿？”“糕厚，厚糕吃三块，薄糕吃双倍。”“不，我问你多大岁数？”“你管我对数不对数。”

陈梓春急得没法，用二拇指打一个码子，“不，我问你手里换了几代皇帝？”“啊，你可是问我多大年纪？老夫今年八十三，一年更比一年欢，早上吃三升米粥，中午吃六升米饭，锅巴泡泡当夜饭。请问书生家住何方，姓甚名谁？书生呀——

你家住哪州并哪县，姓甚名谁哪村庄？

父亲名甚母姓甚，弟兄排行第几名。”

陈梓春说：公公，其实不远。

公公呀，我住中州灵台县，北门城外聚贤村。

父亲号称陈百万，母亲朱氏老安人。

陈郎是我乳名字，学名就叫陈梓春。

书生，我还要问你：

书生呀，你今年年纪有多大？可曾有门当户对人？

陈梓春说：“李世兄，你家公公倒底年纪大嘞了，问话多仔细，根根萝卜挖到底，问我多大倒还不要管他，怎想到问我可有门当户对的呀？”

“不啦，年纪大的开口，你倒不好让他现丑，有与没有你倒要说呱！”

陈梓春笑嘻嘻：“公公哎，我告诉你。

公公呀，晚生今年十八岁，不曾有门当户对人。”

请问公公，您府上有几位公子、几位少爷？老龙王听见这话，假意拿两滴眼泪朝下一抛。

书生呀，你家爹娘福气好来生到你，老身没有后代根。

啊呀，公公你不要哭得伤心，你没得公子少爷，可有千金小姐？

书生呀，多男多女不曾生，只生三位女千金。

“公公啊，恭喜你，你比我家爹爹福气好。我家爹爹求天拜佛养到我一子，你倒有一子半。”“怎算到一子半？”

“三位小姐留府招女婿立户，俗话说，女儿女婿算半子，只有假儿没假孙，等你三年抱外孙；外孙传得外公后，永生永世福满门。”

“书生，好倒是好的。可是，我家三位小姐直到如今高不凑，低不就，我看你这书生倒才貌双全。

书生呀，你不嫌寒门丑陋女，终身许配你一个人。”

陈梓春听了摇摇手，千不能来万不能。

我奉父命来看灯，怎好招在贵府门？

公公，我背父行事逆天罪，功名不就怎招亲？

贵府三位千金女，另找高门有才人。

龙王一听，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。“安童，你们拿仓库门关关，库房门闩闩，吃点苦，拿银子对他陈家扉，我去告状。

北门外面陈梓春，他是油头小光棍。

黑夜并深更，上我家来看灯。

他看灯是假意，盗我府里宝和珍。

外孙呀，我到灵台县里动状纸，说你是江洋大盗人。”

陈梓春虽然是个书生，但他也不怕，蛮犟！

“公公，你哪怕现在就去告，我又不怕。怎？说你不要着气，你这是乱坟场架炮——吓鬼。我又不是一个人上你家来的，我与你家外孙一起同来的。李世兄，你听见呱，你公公说我做强盗抢他家银子，我可曾抢？”

太白星君说：“陈世兄，胆大点，我与你一同来的，是强盗船上烧火，告你不就告我。”

“好哇，这才是说的正道话。”

“不过，你也不要欢喜，究属他是我家公公，如果这场官司全输把你，我对不起公公。”  
“李世兄，我倒讨讨你的喜讯看，到县老爷大堂上你打算怎说？”

“怎样说？你晓得我的脾气呱，我是惯宝宝，有床总不困的，欢喜站在高头骑在屋脊上，到堂上老爷要问我罗：李梓春，你公公告陈梓春盗银子是实不是实？这时，我就说了，老爷，话难说哩，我家公公该万贯家财又没得儿子，就养三个女儿，将来这笔财产丢给哪个呀，我家陈世兄去看看灯，要说他抢的是不好听，想弄点去用用也作兴的啊！过末，大老爷又问罗，陈梓春的品德一惯怎样？呵呵，我对他一清二楚，从小我跟他在书房里合坐张凳子，同伏张桌子，晓得他的脾气格，书笔记本子不好落放，落放就对家藏。”陈梓春一听：

世兄，不好了呱，到官厅上吃不住你这句糊涂话，

我铜嘴铁舌也辩不清。

陈梓春发狠，困下来就滚：

老母呀，你不要当为儿出门看灯有好处，现在闻了连天大祸根。

父母哎，孩儿遭了冤枉事，跳进黄河洗不清。

太白星君一听，不要让文曲星急坏了。吃点亏，赶紧背：陈世兄，立起来，不要哭。我家公公有多少女儿嫁不掉人，喜欢赔给你这个哭癞宝。喔唷！陈梓春爬总爬不及：“我回去。”  
“不要回去，我公公家花园里的花好看哩，看看花，好回家。”

提到看花，陈梓春倒又不想回家。

世兄两个手挽手，走进花园去散心。

老龙王早已把圈套做好，叫她们姊妹三个变成三朵牡丹坐在花园内。

姐妹三个走进花园门，专等梓春念书人。

陈梓春到花园一看，欢喜一半：李世兄，你公公家的花好看哩，那三盆牡丹多好看啊！白的白如玉，黄的赛黄金，黑的像乌云。

“不啦，你可合适。”

“盆盆欢喜，朵朵合意。”

“既然合适，我就告诉你这个名字，它叫插插活，采它两个头回去对盆里一栽，明年这个时候就开。你如果想要，你把手脚放快点，胆子放大点，我再帮你望住点，你扯它几个枝条带回去。”陈梓春被他一杠，就上他当。陈梓春忙了去采哩，你心小点，一朵一朵，一枝一枝的采呢，他的贪心又大，把三棵捧在一起，用力一背，“咔嚓”一声：

牡丹落地不非轻，跳出三位女千金。

一把背住陈梓春，亲夫连叫两声。

相公呀，我在宫中等你数天整，你怎到今朝进我门。

陈梓春眼睛直识，望望又不认得。哪晓老龙王从后面洋咳嗽来了呱：“呸，哪个哇！这遭不要怪我去告状了！”

北门外面陈梓春，竟是油头小光棍。

黑夜并深更，到我门里来看灯。

他的看灯是假意，调戏我家女千金。

灵台县里动状纸，他是违条犯法人。

强奸闺女问斩罪，调戏闺女犯充军。

陈梓春挨一吓，命总没得：“李世兄，你公公原要我招在他家哩，我就招在他家吧。”“底高？就招他家？老早，我公公说三个女儿随你拣一个，你不肯，因这块滚。现在三个了，叫我出来说，况且我公公是个犟糟瘟脾气，这遭回炉烧饼不脆，让我陪你受罪。”

“啊唷，你帮我说说看也，说到顶好，说不到拉倒。”

太白星君说：“公公哎，我家陈世兄肯招在你家了，看我点面子不要去告他。”

龙王说：“外孙，总是看你点面子，否则我才不肯与他歇格。”

龙王开金口，吩咐众家人。

摆出羊羔酒，款待小书生。

龙王一想，吃酒的倒有，哪有陪客呢？走到龙宫，看见乌龟爬向西，甲鱼爬了向东：“龟、鳖二将，今朝姑少爷上门你去帮我倒倒酒可好？”甲鱼说：“龟兄你去，我不去。”乌龟说：“为什么不去？”甲鱼说：“你不晓得我的难处，头上没得顶帽子，光秃秃，坐在那里不像样。”螺蛳说：“胆大点，不要紧，你去好了，只要我爬了对你头上一坐，壳子对你头上一脱，做个帽子尖奴奴，而且也不错。”乌龟说：“你这遭好了，有顶帽子啦，你好去啰。”甲鱼说：“我去你也要去。”乌龟说：“不晓得，我也有难处。我这身衣裳，拼拼凑凑，坐在那里吃酒，姑少爷开口，问我是什么料子，我回答底高？”“龟兄，这好回答。你就说，这是十花菜，拼它十三块，别人不该，只有我有。”乌龟和甲鱼变成人就和老星君下来吃酒了。龙王坐了朝南，太白星君和陈梓春对坐。龙王说：“书生，吃酒吃酒，要谈经九。这叫吃酒寻话，耕田寻耙，我们今朝来个三字同头、三字同傍的吟联。”太白星君说：“好，公公你请。”龙王说：“三字同头官宦家，三字同旁绫缪纱。如果不是官宦家，怎能穿得绫缪纱。”太白星君说：“轮到我了哇。公公：你听，我也有。三字同头葱蒜韭，三字同旁淡薄酒，如果不是葱蒜韭，怎能配得淡薄酒。”星君说：“陈世兄，上大人，孔乙己，下面轮到你。”陈梓春站起来说：“我也有。三字同头大丈夫，三字同旁姊妹姑，如果不是大丈夫，怎能配得姊妹姑？”

龙王一听，欢喜不过，说：“好，我们再来一字分开、颜色相同的对联。”

太白星君说：“也请公公先来。”

龙王说：“出字分开两座山，颜色相同锡共铅，一重山上出的锡，一重山上出的铅。”

太白星君说：“轮到我了。吕字分开两个口，颜色相同茶共酒，一口多谢公公的茶，一口多谢公公的酒。”

陈梓春说：“我也有。二字分开两个一，颜色相同龟同鳖，一个送茶是个龟，一个送酒是个鳖。”乌龟说：“不好，认得我们的。”甲鱼拿头一凿，螺蛳壳对下一抛，现出了本来面目。乌龟站起来想溜，也现了原身，难看哩——

丝瓜颈项伸呀伸，绿豆眼睛瞪呀瞪。

背上总像扒油根，它和甲鱼比一比，

不知哪是娘舅哪是甥。

龙王一想，不能泄漏天机，赶紧吩咐她们姊妹三个梳洗打扮，八仙桌上设供天地纸马，掌起通宵蜡烛。姊妹三个搀住陈梓春，

一拜天，二拜地，三拜高堂老双亲。

手携手，到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朱明春 演唱

吴根元 搜集整理

# 梓潼宝卷

## ——下册·三元救父

春游芳草地，夏赏绿荷池。秋饮黄花酒，冬吟白雪诗。——圣谕

唐伯虎春游芳草地，蔡伯喈夏赏绿荷池。

杨贵妃秋饮黄花酒，孟姜女冬吟白雪诗。

一文讲过二文来，前文讲过后文开。

前文讲过添福寿，开开后文免三灾。

昔日如来金口言，提起宝卷又接连。上册里面，经论品文，书论篇章，《梓潼宝卷》不过讲到陈梓春龙宫招亲，此也不必重论，下文单提何来？

仍然提起梓潼卷，交头接尾往前行。

好似久旱逢甘雨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

光阴似箭容易过，日月如梭晓夜行。

看看不觉五天整，姻缘一满要离分。

陈梓春说：“贤妻呀！我离家已经五天，父母来家一定很心焦，我要家去了。

先生望我将书读，父母望我转家门。

等到明年寒食节，再来陪伴众夫人。”

三位公主说：“相公呀！你果晓得这是底高地方？”“哎呀，大不了是你格家呢。”公主说：“恩夫，你倒拿窗子推开来看。”

梓春推开楼窗看，平空跌倒地埃尘。

不好了！

波浪滔滔东洋海，浪头子渥得层上层。

罢了啊！

“我今一死也便罢，父母双亲靠何人。”

父母双亲哎！人家说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，谁知我身落东洋大海，不得回家，怎生是好哩？父母双亲！

十月怀胎空带我，三年乳哺枉费心。

孩儿不能尽孝义，做不到端汤奉水人。

三位公主说：“相公哎！不必啼哭！你真正要回家去，我送你犀牛角三分，这东西可以分水格。”

三寸三分犀牛角，水分两路往前行。

前面一条阳关道，梓春一见喜十分。

多谢贤妻来助我，永生永世不忘恩。

陈梓春拜别了岳父、岳母，同三位公主一一告别。三位公主说：“相公呀！”

一夜夫妻百夜恩，五宿夫妻海能深。

今朝等你回家转，不要做忘恩负义人。  
早晏总要回宫转，不可丢落结发情。”  
公主见夫留不住，忍痛含泪送夫君。  
夫妻来到三岔路，各自分别转家门。  
流泪眼送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  
梓春辞别三公主，公主啼哭转宫门。

且说太白金星早已得知，他又变作五天之前格模样，站在三岔路口等候梓春。二人一见面，哎呀，“陈年弟呀！你上哪去格？干多天数，我等你等了心焦不过。”陈梓春说：“李世兄哎，

你又做死人又做鬼，又做挑丝解结人。  
是你带我去看灯，也是你送我转家门。”

李梓春说：“陈年弟呀！人家说做媒人，成不成，且先弄个四大盆。来六碗，去六碗，三六要吃十八碗。做一个媒人，要吃七十二顿半，顺便头脑还不算！我帮你做了三个媒人，汤水点子总不曾要你家一口，到还推板你来。”

二人谈谈说说朝前走，聚贤村到面前呈。  
太白金星腾云去，陈梓春独自转家门。  
梓春一路转回程，自己门到面前呈。  
想起此事真奇怪，不敢禀告二双亲。

梓春来到高厅，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，父母双亲在上，孩儿有礼拜见！陈百万说：“孩儿呀！人家看灯，当夜就家来格，你家伙相上五天哎！还有四名安童呢？”梓春说：“父母双亲哎！不要提哦！当天夜上到孔庙门口，人彼来多，再加一阵风，灯总吹熄得，人就轧散了，我还以为四名安童先家来了！我回头遇到一位李世兄，他约我到他家去做文章格，所以耽搁得天数。”陈百万说：“孩儿哎！安童跑啦得，不要紧格，再买两个就是得，只要我儿能够家来，这就谢天谢地，靠了祖上福气。孩儿呀！你不家来，我们——

天天望到黄昏后，夜夜思念到五更。  
头呗磕了多少，香呗烧了许许多。  
只要孩儿转家门，大香大烛谢神明。

孩儿呀，赶紧到书房里读书去吧！”

梓春来到书房门，拜见先生老人。  
端身正坐将书读，依然还做念书人。  
不表梓春读书事，再表太白老星君。

太白金星来到御宰台前，启奏玉主，陈梓春被我引进龙宫，招为驸马，五宿姻缘已过。玉主吩咐，派三元星君下凡，到龙宫投胎出世。

打弹张仙归下界，送生老母下凡尘。  
仙风一拂来得快，龙宫里面送子孙。  
星君仍归天宫去，公主有孕在其身。  
怀孕带到十月整，瓜熟蒂落要分身。

仙人临凡，一点不难，大公主到正月十五，半夜子时，  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宫中生下小姣生。  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红绫包裹紧腾腾。

老龙王一见，欢喜不过，取名叫上元。不知不觉到七月十五半夜子时，二公主又生下一子，龙王见爱，取名叫中元。到了十月十五，半夜子时，三公主也生下一子，龙王喜之不尽，

取名叫下元。

三元星君下凡尘，好年好月好时辰。  
生来仙风并道骨，慢慢等他长成人。  
三元本是天宫星，出世晓得办前程。  
哭声如同鹦哥叫，笑起来好似凤凰声。  
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晓夜行。  
三元长到七岁整，龙王替他们请先生。  
三元本是天宫星，读起书来更聪明。  
教到上句知下句，提到枝梢就知根。  
三元读书甚聪明，先生做个领路人。

那一天，先生到龙凤阁去做文章会，知会一众小朋友蹲书房里好好温习功课，不好惹。哪晓先生一走学生满到八处躲。“我们来做躲躲寻寻吧！”龟鳖丞相家有个儿子说：“躲躲寻寻没意思，我们来做皇帝，坐金銮殿。”三元说：“不好！没福气格人，坐了上头，头要发疼啊！回头要跌下来格！”“不要说卵话，只要坐稳了，你等到我来坐！”这遭弄台子磊台子，磊到屋望，最上头摆张椅子。龟鳖丞相家格儿子，像赛猴狲爬树，连爬自爬，爬到顶上，对上头一坐，说：“三元听旨，寡人封你们：上元为红笔司也，中元为黑笔司也，下元人最小，又会吵，只好做拖板子喝道格。”三元一听，不服气，“你到想做皇帝啦！弄你做不成！”弟兄三个，背住台子一摇，龟鳖丞相家儿子，一个跟头，走上头栽到底，嘴磕豁得，鼻子塌得，鲜血直流。

鲜血淌来紫血流，做皇帝做到这个祸场头。

龟鳖丞相家格儿子说：“你们不要起劲，我家来告诉先生。”三元说：“我们不怕！我们只要说：‘先生哎，你不过做个先生，他还会做皇帝哩，你果有他大哎，你还要对他磕头哩！’”龟鳖丞相家儿子一听，不好！不能告诉先生，回头要挨打手心格。要想打他们吧，他家弟兄三个，又打不过他们，只得开口就骂：

“你们是高山栽花飞来种，浪头子卷来格余来生。  
你们是有娘无爹种，还要在此欺别人。”  
三元听见这一声，默默无言不做声。  
不蹲书房将书读，回到家中要父亲。

弟兄三个回到龙宫，来到母亲面前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，母亲在上，孩儿有话请问，“亲娘啊，

自古有天总有地，从来有树就有根。  
别人总有双父母，我们有母少父亲。”  
公主听见这一声，二目抛珠泪纷纷。  
“孩儿啊，你到思量生身父，我们怎忘丈夫身。  
你父不是别一个，灵台县里陈梓春。  
光明皇皇改国号，十三省里闹花灯。  
太白金星为媒证，把你父带到龙宫门。  
招在龙宫五宿整，生下弟兄三个人。  
你父回家八年整，音讯不通到如今。  
可惜你们年纪轻，不能寻访你父亲。”

三元说：“亲娘哎！我们不读书了，情愿到哪里深山学道，将来学到法术随身，就好寻访父亲格！亲娘啊！我们——

不愿再把诗书读，情愿出家办修行。”

老龙王一听，心中欢喜，你们既然想到深山修道，我来送你们去。

龙王将三个外甥一齐送到云台仙山。

公甥四个出宫门，海水分开往前行。

路上行程不必表，云台山到面前呈。

三元来到云台山，见此真山活水，乃是仙居圣境，故作四句偈文。

我们来到云台山，一步挨步往上跻。

有本事蹒到山顶上，不成正果不下山。

老龙王带领三元一直来到山顶，参见虚无老祖，投奔老祖名下，修行学法。三元当即跪到尘埃，罚下洪誓大愿！“师父哦！”

吃素就走今朝起，下次不开酒和荤。

倘然再吃荤和酒，永堕三途地狱门。”

不表三元修办道，再表皇皇坐龙廷。

逍遥皇端坐龙廷，说：“众爱卿，我寡人朝中，武多文少，怎生是好？”六部朝臣说：“万岁，今逢大比之年，广开南选，选拔忠良文臣，帮皇定国。”万岁一听忙召书仪官上殿，书写皇榜，广召天下有才之人。

皇榜挂出午朝门，诸州各府总知闻。

当今天子开南考，好将纸笔跳龙门。

一个雷阵天下响，十三省里召书生。

皇榜一挂，天下黎民百姓总晓得。陈梓春听到安童一说就和先生商议，“先生呀！今逢大比之年，皇上开考，学生准备前去应试，你看如何？”先生说：“好格！你文才高广，机会不可多得，不过你要禀告父母双亲，得到他们的许可，才能去得。”

梓春听见这一声，一点不错半毫分。

一直来到高厅上，拜见父母二双亲。

陈梓春来到高厅，深深一礼，父母双亲在上，孩儿听到皇上开考，打算进京应试，特来禀告父母得知。陈百万夫妇二人一听，心中高兴，“儿呀！好格，这也是替祖争光，不过你要作两手打算，考得中，荣宗耀祖，考不中，也不要紧，我家不要愁没饭吃。孩儿哦！”

父母生你人一个，你是陈家后代根。

有官无官要回家转，不可流落在皇城。”

“父母双亲哎！这我晓得。”这遭陈良夫妇，连忙到东厨、家主菩萨面前，烧香点烛，祷告一番。

“东厨司命灶王神，天天坐在灶堂门。

家堂圣众列位神，一家之主你为尊。

保佑梓春考得中，大香大烛谢神明。”

陈梓春又对三代宗亲、祖宗亡人祷告一番说：“三代宗亲哎，你们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呀！有灵有感，保佑我

京都城中考得中，多做斋醮荐亡灵。”

父母双亲说：“孩儿呀！你进京赶考，一路之中要多加小心。

未到将晚先投宿，日高三丈再动身。

多年饭店要少住，多年古庙要少登。

多年饭店出贼子，多年古庙有妖精。

遇到少者莫谈话，遇见老者问路程。
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  
不怕虎狼当头坐，君子旁边有小人。”

梓春说：“父母双亲，你们放心，孩儿一一牢记。”

高厅拜别双父母，书房拜别老先生。  
拜别东邻和西舍，带了盘费就动身。  
小小包袱打一个，安童作伴紧随身。  
路上行程几天整，远远望见帝王城。  
远望城头如锯口，近看瓦片赛龙鳞。  
凤阁龙楼生祥瑞，佛殿灵光结彩云。  
来到皇城天色晚，要寻客店好安身。

陈梓春来到张都司饭店门口，只见一位饭店伙计，手提一盏灯笼，撑了店门口叫喊：

哪位考官上皇城，到我上房蹲一蹲。  
银子只要三两三钱整，来我店堂住一宿。  
稳中头名状元身。  
哪里生意买卖人，到我中等房间蹲一蹲。  
银子只要二两二钱整，来我店堂住一宿。  
一本万利转家门。  
哪位种田之人上皇城，到我家下房蹲一蹲。  
银子只要一两一钱整，来我店堂住一宿。  
明年五谷好收成。

陈梓春说：“老板，我只要住格中等房间。”“哎呀！客官，看你格样子，像是来赶考格吧？”“不错，是来应试格。”“哎！客官，你真做人家。”

自古勤俭能富贵，从来节约最光荣。

“小先生，你虽然只要住二等房间，我家这二等房间也不丑哇！”

中等房间住一宿，定中头名状元身。”

梓春听到吉兆话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
陈梓春走进店门，伙计安排好铺位，然后送来夜膳点心，掌好灯烛。梓春坐在灯下，用心温习功课，准备迎接考试。

一夜五更不曾睡，攻读文章到天明。

第三天，陈梓春刚刚用过早膳点心。

只听考场锣声响，收拾笔墨进场门。  
头场上面守得紧，二场更加查得清。  
不是考场规矩重，恐怕夹带有坏人。

陈梓春进场，慢走了一步，哪晓大门一关，不得进去。这个时候，魁星楼上格香案，来杠直摇直摆，监考格宗师大人一想：莫非还有考生不曾入场。连忙又叫守门官，将大门开启，旗牌官手提京锣，沿街叫喊：喂！果有考生不曾入场格？快快进去呀！

今天不把考场进，错过一时要等三春。

陈梓春一进考场，魁星楼上格香案，一点不动，宗师大人想，其中必有原故。

二月初三头场进，百花日子二场临。  
二月十八三场毕，个个总想跳龙门。

考生三百个，到好格当中拣好格。好格对上搭，丑格对下削。三千当中拣三百，三百当中拣三十，三十当中拣三篇。这三篇文章，宗师大人难分高下，奏与万岁得知。万岁吩咐设

起香案，焚起广南真香，点起通宵蜡烛，万岁将这三篇文章，放在六角金盘里操了三操，拌了三拌，然后又对苍天，祷告一番。“苍天菩萨啊！

寡人有福登天下，取到状元是忠臣。

寡人无福登天下，取到状元是奸臣。”

一炷香，来焚起，风调雨顺，

二炷香，来焚起，国泰民安。

三炷香，来焚起，君皇有道，

取状元，是忠臣，赤胆忠心。

万岁用御筷一拌，拈起来一看，

榜眼出在河南府，探花出在内京城。

状元不是别一个，中州府里陈梓春。

万岁只知其名，不认其人，连忙把新科状元召到金殿。陈梓春上殿，二十四拜，山呼九叩，口称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微臣有礼拜见！”万岁一看，龙心大喜，只见陈梓春顶平额阔，两耳垂肩，两手过膝，虎背熊腰，一表人才。

顶平额阔天仓满，两耳垂肩是贵人。

鼻正口方是良相，虎背熊腰是忠臣。

也是寡人洪福大，朝中出到大贤人。

当今皇皇重封赠，头名状元职不轻。

赐你蟒袍和玉带，两朵金花插顶门。

赐你三杯皇封酒，三尺红纱披背心。

敕赐銮驾人和马，游街三日看皇城。

赐你一匹银鬃马，尚方宝剑赐一根。

路上有人来闯道，先斩后奏不容情。

状元得到皇圣旨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
状元游皇城，銮驾紧随身。

人问谁家子，就是陈梓春。

白马紫金鞍，骑出万人观。

要问哪一个是读书中状元。

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尔曹。

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。

少小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。

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

年少初登第，京都得意回。

禹门三级浪，平地一声雷。

清官明如镜，龙门昼夜开。

家无读书子，状元哪里来。

状元骑马游皇城，看见落榜才子泪纷纷。

众位：底高叫落榜才子？就是进京来考，不曾得中格人。他们见到状元游皇城威风凛凛，自己好不伤心！说：“状元大人呀！”

我们千山万水来取功名，未曾考中果伤心。

银子用了多多少，哪有面目转家门。

一来对不起双父母，二来对不起老先生。”

状元骑在马上，说：“众位年兄年弟呀！”

劝你们不要哭嚎啕，枉到京都走一遭。

只怕绳短水难取，哪怕龙门万丈高。”

不表状元看皇城，再表天子坐龙廷。

逍遙皇不曾生到太子，只生了一位公主，名叫宝莲。万岁一日端坐龙廷，闷闷不乐。

假如有个驾崩日，没得传宗接位人。

六部朝臣说：“万岁，朝中虽然没得太子，还有宝莲公主哩，只要招赘驸马，就好传宗接位格。

有假儿来没假孙，三头二年抱外甥。

自古女婿算半子，好做传宗接位人。”

万岁一听，老能相信，新科状元陈梓春，文才高广，人品出众，到不如将他招为驸马。连忙吩咐东宫，高搭彩楼台，敕赐宝莲公主，彩球匣子一个。这遭宝莲公主连忙梳妆打扮，换好衣裳。

公主连忙来打扮，浑身上下换衣襟。

衣服穿了簇簇新，好到宫中去招亲。

公主来到彩楼台，焚香点烛祷告一番。“苍天菩萨啊！”

若有小女姻缘份，彩球打中状元身。

如果没得姻缘份，彩球脱落落地埃尘。”

陈梓春初到皇城，看看四面格景致，实在好看得很，抬头看见彩楼台，上头挂灯结彩，底下人山人海。陈梓春身骑银鬃白马，走彩楼下经过。

公主将球抛下去，刚刚打中状元身。

彩球对下一忒，齐巧对陈梓春身上一得，他心里一吓，顺手一拂，彩球对地下一忒。

彩球抛到街心里，气坏公主一个人。

梓春打马朝前走，全然不理半毫分。

公主恼羞成怒，二目抛珠，带领宫娥彩女，快步来到金銮殿，奏上一本，说：“父皇哦，

你说新科状元好，礼体不懂半毫分。

我用彩球对他身上一得，齐巧对他胸口一忒！

可恨状元不懂礼，笑坏来往许多人。

果是嫌你江山小，还是嫌我不端正。

不招驸马该何罪，违背圣命罪不轻。”

万岁一听，龙心大怒，“这还了得。”忙召新科状元入朝，待我寡人问问明白！一道圣旨，陈梓春来到金銮殿。万岁说：“陈爱卿，我寡人赐你招为东床驸马，你却拂落彩球，是何道理？”

果是嫌我江山小，还是公主不称心。

不招驸马非小可，违抗圣命罪不轻。”

陈梓春说：“万岁，不是微臣不肯招为驸马，更不是嫌弃万岁的万里江山和金枝玉叶的

公主，只因微臣，曾在龙宫招为驸马，而且有三位妻房。”

已在龙宫招驸马，再行招亲罪不轻。

万岁一听，一点不信，“你一个凡夫俗子，怎会招到龙宫里，成为驸马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，犯有欺君之罪。”万岁天子龙心大怒，拍案高声，吩咐值殿将军，将犯法格陈梓春，推出午门一刀分两断，容情没得半毫分。

六部朝臣，连忙奏本，“万岁息怒要紧，新科状元，可能年幼无知，刚刚得中，就被判斩，这恐于情于理不符，伏望万岁恕罪！”万岁说：“既然你们求饶，死罪可免！文臣改为武职，到边关沙陀国去镇守。”派了一千名老弱残兵随身护卫。

陈梓春听见这一声，根根汗毛竖林林。

双膝跪在金銮殿，谢谢万岁不杀恩。

这遭陈梓春遵照万岁格旨意，带领一批老弱残兵到沙陀国去上任。

老弱残兵随身带，也算领兵督帅人。

长枪一人拿不动，总要二人抬一根。

兵器锈到不能用，跌跌爬爬往前行。

朝行夜宿几个月，沙陀国到面前呈。

陈梓春来到沙陀国，走进衙门一看，没得台凳桌椅，更吃不到一粒大米。坐的是土台土凳，吃的是高粱芦穄当顿。陈梓春吩咐将安民告示一挂，叫黎民百姓不要怕！老百姓说：“阿弥陀佛！清官大人来了，我们好去伸冤理枉了。”

东门抢了绸线店，西门抢了小钱庄。

南门抢拉百货栈，北门抢拉大典当。

四面八方来报抢劫案，陈梓春向老百姓一问，这沙陀国有个吉祝尼高山，山上有强盗头子，名叫刘虎，在此山落草为寇，打劫为生，聚集喽啰三千，黑布裹头，有刀有枪，霸占一方，自称为王！

有人从此山下过，总要丢下买路银。

没得银子来买路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

陈梓春忙出告示，叫黎民百姓，组织自卫，大家联合起来，十家为一小组，百家为一大团。有刀用刀，有枪用枪，钉耙、耙子、木头棍子，总好打强盗格！

太阳将落关门户，日高三丈再出门。

路上一人不好走，三五成群一同行。

听到哪里强盗抢，四面敲锣不绝声。

钉耙锄头无其数，黎民百姓一条心。

这遭东庄上人学武，西庄上人练兵，南庄上人一呼喊，北庄上人就敲锣，喽啰吓得不敢下山抢劫。

黎民百姓一条心，一时地方保太平。

那一天，刘虎端坐高山，问众喽啰，“这几天怎没得金银米麦上山来格？”喽啰说：“大王哎！新调来一个新科状元，名叫陈梓春，他叫黎民百姓严密防守，所以抢不到金银米麦上山。”刘虎一听，大发雷霆，“这还了得！”连忙写封讨书：限三天之内，送上黄金财宝，到我山寨！

要送白米三千石，要送黄金五百斤。

要送美女五百个，如少一点命难存。

三天之内来送到，万事全休不理论。

三天之内不送到，叫你狗官做不成。

陈梓春接到讨书一看，心中大怒，“你这无耻的强盗，竟敢如此大胆。我是一国忠臣，岂可降屈与你。

宁可钢刀头上漫，要我投降万不能。

我是忠臣不怕死，怕死岂可算忠臣。”

一笔五六天，刘虎不见有金银米麦送上山寨，随即吩咐众喽啰，各拿刀枪，赶到陈梓春的衙门，一场撕杀，交锋对垒，混战一场！众位，陈梓春手下全是老弱残兵，哪能抵敌得过？这遭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。可怜啊！

一千残兵都杀死，片甲不留半毫分。

杀进衙门，将陈梓春一绑，抬到高山。刘虎说：“陈梓春，陈梓春！见我大王怎不下跪？”陈梓春说：“呸！你这无耻的强盗，你应该向我下跪！只有投奔中原，才是出路。

等到万岁发王兵，剿灭你山寨命难存。”

刘虎一听了不得，拍案高声骂梓春。

吩咐绑上将军柱，取他心肝下酒吞。

众喽啰说：“大王，不能如此！陈梓春毕竟是奉皇命来格，如果将他杀死，等万岁晓得，发起千军万马，来剿灭我山寨，如何是好？”刘虎说：“依你们怎说？”“大王，不如将陈梓春打入迷魂洞受苦。”刘虎说：“迷魂洞中妇女众多，陈梓春年纪又轻，要起淫欲之心。”“格不要紧，用猪鬃把他格眼睛穿起来，等他双目失明，看不见天光日色，他就没得淫欲之心格。”

梓春坐进迷魂洞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“罢了哦，总说做官有好处，不如乡下种田人。

父母双亲哎，你们在家不晓得，孩儿没命转家门。

我今死在迷魂洞，做不到端汤奉水人。

父母双亲啊！譬如当初未养我，报不到父母养育恩。”

陈梓春坐在迷魂洞里，吃的是山缝里长格青草，喝的是石头缝里滴下来格泉水。陈梓春耳听谯楼，鼓打一更，哭到一更，鼓打二更，哭到二更……

陈梓春听到更鼓响，他在洞中哭五更。

一更里，正黄昏，梓春落难在迷魂。

上天又无路，入地又无门。

自杀又无刀，上吊又无绳。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怎就弄到这功程。

二更里，好心焦，人家总说读书好。

坐在迷魂洞，受苦真难熬。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纵然有命也没得毛。

三更里，半夜深，总想做官受皇恩。

千万想不到，今日坐迷魂。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没得性命转家门。

四更里，冷凄凄，身上寒冷腹中饥。

家中不晓得，无人来送衣。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没得性命到鸡啼。

五更里，放白豪，眼睛哭得赛葡萄。

思想家中事，父母一齐抛。
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果有性命到明朝？

一夜哭到天明亮，更更啼哭好伤心。

不表梓春身受苦，再表三元办修行。

三元在云台仙山，修行已有八载。那一天，虚无老祖到南天门做蟠桃圣会，钥匙漏了家里，不曾带走。三元一见说：“我们来了八年，还不曾到后面房子里去过哩！今朝凑师父不来家，我们到开开来望望看。”上元说：“不好哇！师父家来要骂呱！”小弟兄两个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只要不卵惹厌。”这遭拿头一重门一开，里头一堂灶，蒸笼里格热汽对外冒，掀开来一看，里面有面做格龙，面做格虎。“哇！师父到外头吃好格，家里还有好格。不要问他，我们就吃它下去！”这遭弟兄三个，分分就吃！

掀开蒸笼喷喷香，吃到嘴里蜜能甜。

拿第二重门开过来一望，里面是一座白玉池，一池清水，滚热荡荡。三元说：“我们来了八年，还不曾洗澡哩，今朝洗他格惬意。”
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浑身舒服长精神。

再拿第三重门开过来一看，里面是笙箫管笛，各种乐器。“哇！师父拿这些乐器圆了堂，也不教我们学得吹吹。”这遭拿起来就吹，哪晓这个乐器，不好随便吹呱！

笙箫管笛鸣一鸣，满天星斗总来临。

虚无老祖一听，哎呀，“不好，我家贤徒来家惹厌，我要赶紧回去。”

虚无老祖驾祥云，云台仙山面前呈。

虚无老祖说：“贤徒啊！你们来家惹厌格喂？”“师父哎，我们不曾惹厌。”“还不曾惹厌！果曾开后头家门？”“开了。”“看见底高格？”“有面做格龙和虎。”“上哪去够？”“把我们吃啦得。”“二重门里看见底高？”“有清泉白玉池。”“你们怎弄格？”“洗了一个澡。”“第三重门呢？”“里面有笙箫管笛。”“果曾吹？”“吹了。”“贤徒哎！你们这遭好了。吃了面龙面虎，有九牛二虎之力，洗了澡，就脱了凡胎，吹过笙箫管笛，就能呼风唤雨，降龙伏虎，拿妖捉怪。”三元一听，不大相信，看见前山有一只猛虎，三元用手一指，“你不要动”，老虎对杠一撑哼也不哼。三元看见南天门有条乌龙来杠戏水，用手一指，“不要走”，乌龙对杠一挂，“说声走”，龙就直游。

呼风就有风来起，唤雨就有雨来淋。

降龙伏虎了不得，喝道一声鬼神惊。

能伏南山虎，捉得北海龙。

攀到天边月，点着水底灯。

三元说：“师父啊！我们要家去了。

一日离家一日想，犹如孤雁落荒田。

虽然此处风光好，一片真心在思乡。”

虚无老祖说：“贤徒哎！你们既然思量到家去，我就等你们回去，好寻访你家父亲。”

弟兄三个下山林，拜别师父就动身。

一路行程不耽搁，龙宫早到面前呈。

三元走进龙宫，拜见外公龙王，拜见外婆龙母，又到上房拜见母亲。公主说：“孩儿呀！你们不在师父身边修仙学道，家来做底高？”三元说：“亲娘哎！我们已经学道圆满，师父叫我们家来去寻访父亲格。”“哎呀，孩儿呀！你们就是面碰面，也不认得！”“那不要紧，母亲和我们一同去。”“孩儿呀！我们女流之辈，鞋尖脚小，一天能跑多少？”“不要紧，我们好驮你们格。”“孩儿呀！不是十步八步，里呀半里，远路没轻担，回头驮到半路上驮不动对杠一甩。”

前不靠户后不靠村，叫我们怎得转家门。

“亲娘！那不要愁，我们学道以后，现在有九牛二虎之力，何在乎驮一个亲娘呢！”

拜别龙王与龙母，驮了母亲出宫门。

弟兄三个朝前走，海水分开往前行。  
水路滔滔来得快，白沙滩到面前呈。  
不提三元上路走，再表太白老星君。

太白金星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三元要寻访父亲，他晓得到哪里找？这如同大海捞针。我不下凡，难上加难；我一下凡，一点不难，等我去告诉他，他就容易寻到格。

太白金星下凡尘，变作凡间一老人。

老人手提一只苗篮，来河边头斫草，弟兄三个走到杠，脚底下一绊，苗篮对河里一甩。老人说：“道童，你们跑路要干哨做底高？我格篮子忒河里去格，哨点帮我捞上来！”三元连忙打招呼：“哎呀！老人哎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来帮你捞起来！只因寻父心切，所以走得莽撞。”“哇！你父亲叫底高名字？住哪里？说把我听听看！”三元说：“公公哎！

我父家住中州府，灵台县里聚贤村。  
祖父本是陈百万，父亲名叫陈梓春。  
父亲招在我家门，回家已经十六春。  
生死存亡不晓得，音讯不通到如今。”

老者说：“道童哎！提起陈梓春，他就住我家前埭上。”“哎呀！老公公，既则不远，你晓他现在来哪里？”

老者不免将言说，道童今且听原因。  
你家祖父祖母早去世，万贯家财化灰尘。  
如果提到你父亲，周围团转总知闻。  
当今皇皇开南考，他到朝中取功名。

你家父亲文才高广，考取了头名状元，只因万岁没有太子，只有一位公主，万岁见你父亲生得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，就想将他招为驸马，哪晓你父不肯，拿彩球撂了对街上一滚，宝莲公主奏了一本。

万岁一见龙心怒，违抗圣命罪不轻。  
文官削做武官职，沙陀国里遇魔兵。  
他被刘虎来捉住，迷魂洞里受苦辛。  
母子六人来听见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老者说：“道童，不必啼哭，要救你家父亲，并不难，你们果有法术随身？皇家金井里，有一个妖怪，如果你们拿捉得住，向万岁借到官兵，剿灭吉祝尼高山上格强盗，就可以救你家父亲格。”

三元听见这一声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  
提到拿捉妖魔怪，师父教我法术深。  
拜别老人朝前走，一心要奔帝王城。

再表太白金星，一阵仙风，来到龙宫。龙王连忙迎接，“老金星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“哦！我来路上，遇到你家女儿和外甥，他们寻访陈梓春。我说陈梓春，现在来沙陀国迷魂洞里，要救他，要有官兵。到哪里有官兵呢？我就说了一个谎，我说‘万岁家金井里有个妖怪，你们只要能捉住它，就可借到官兵，也就可以救到你家父亲格。’所以我来，是向你借一个妖精格！”龙王说：“有哇！我堂有个癞团鱼精，能发水万丈，借把你。”

金星带了妖精走，御园金井面前呈。

太白金星拿癞团鱼精对金井里一放，说：“妖精哎！别人来，你不要降服，等三元来了，你就降伏与他。”

太白金星归空去，妖精在此乱胡行。

癞团鱼精登在王宫御园格金井里，只要嘴一呶，冒出一团火，眼睛一眨，水甩到半天，妖精一跑，金殿来杠直摇。

官娥彩女忙通报，报与万岁得知闻。

当今皇皇多害怕，文武百官个个惊。

罢了：

果是寡人该倒运，金井里出了怪妖精。

万岁天子吩咐撞钟击鼓，召集满朝文武，说：“众爱卿，我御园金井里，出了个妖怪，发水万丈，扰乱龙廷，你们哪位文臣武将，能够拿捉住它？”

哪个能够捉妖精，加官进爵赠金银。”

文武百官无人应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六部朝臣合奏一本，说：“万岁呀，我们文官管兴邦，武官保社稷，拿妖捉怪格事体，配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管格，他吃皇上格俸禄，是专门拿妖捉怪格，此日不用，等待何时？”

万岁听见这一声，忙召天师入朝门。

圣旨到了龙虎山，张天师拜读以后，带了照妖镜、法衣、降魔宝剑等物，连忙赶进皇城！

天师奉皇命，路上急促行。

为了拿妖事，连夜赶进京。

张天师来到金殿，山呼九叩，二十四拜，朝见我主万岁。万岁说：“爱卿，我寡人金井里出了个妖怪，它能吐水、吐火，赖堂不走，召你非为别事，只要除此妖怪！”

爱卿捉住妖怪精，重赏官职赠金银。”

张天师说：“万岁，你尽管放心！

提到拿妖并捉怪，是我看家旧营生。”

“爱卿，要用哪些东西？”“万岁，重要东西我总带了，只要备朱砂三钱，黄钱三张，净水一盅，净笔一支。”万岁吩咐内侍臣，连忙备好。

天师就在前头走，六部朝臣后头跟。

一直来到金井上，步罡踏斗捉妖精。

张天师用照妖镜一照，“哦！原来是癞团鱼精，这妖精是东海龙宫里格，蛮厉害呱！恐怕上来要伤人，你们离远点！”六部朝臣，个个胆颤心惊，离上老远！张天师挥舞降魔宝剑，步罡踏斗，画符念咒。妖精见张天师一到，哈哈大笑，它朝井底下一陷，陷下去十丈，随你画符念咒，它对烂泥肚里一皱，也挨不到它！

一道符法化下去，井中水波总不生。

二道符法来化下，妖精不见半毫分。

三道符法化下去，稳风静浪总太平。

张天师一看，欢喜不过，连忙奏与万岁，“万岁呀！这个妖精捉不住，抓不到，它已经走了！”万岁一听，喜之不尽！

天师离开午朝门，威风凛凛转回程。

真人仍归山上去，癞团鱼精又来临。

张天师一走，癞团鱼精发火，“你不要想捉得住我！”

火光冲天了不得，发水万丈怕煞人。

金銮宝殿摇摇晃，万岁哪敢坐龙廷。

这妖精一到，万岁急得发躁，这张天师符咒不灵，来堂骗人！执指一指，“你这大胆的天师，你竟敢诓骗圣上，欺君盗功！”

小小妖精捉不住，枉吃俸禄到如今。”

随时用诏文一道，将张天师召入午朝。

问成欺君盗功罪，押入天牢做罪人。

六部朝臣，合奏一本，说：“万岁呀！这妖怪莫非特别厉害，连张天师总捉不住它，只有张挂皇榜，广召天下拿妖捉怪格人，不论你掮枪打鸟，拾柴划草，本事只要好！”

不论僧尼并道俗，哪管挑葱卖菜人。

男到七岁封官职，女到十岁受皇恩。

有人捉住此妖怪，重赏官职赠金银。

不表皇榜来张挂，再表揭榜是何人。

下文说到三元他母子六人来到皇城，三元把母亲安排住到招商客店。他兄弟三人，来到午朝门口，一张皇榜看到底，伸手就要拂。看榜将军一看，哈哈大笑，哈……“你这小道童，胆子倒不小！你果晓得，这是底高地方？这里不是大户人家格前门，小户人家格篱门，这里是皇皇午朝门，不好随便走进踱出呀！”

午朝门口生死路，入门有路出无门。

你不要无事端端来惹祸，飞蛾投火自烧身。

张天师尚且无办法，你有何法术捉妖精。

三元说：“将军哎！你不要替我愁。

小道若无高妙手，怎敢揭榜入朝门？

提到拿捉妖魔精，我们本是旧营生。”

看榜将军来到金殿，奏与万岁得知，“午朝门外，有三个小小道童，口口声声说他们能够拿妖捉怪。”万岁说：“召他们入朝。”

三元来到金銮殿，二十四拜见当今。

万岁说：“小道童，我寡人金井里有一个妖怪，口能吐火，身能发水，你们如果能拿捉得住，寡人重重封赠你们。”

三元说：“万岁胆放宽心！

不是小道夸大口，有我们一到定太平。”

“道童哎！要用哪些东西？”三元说：“东西不多，只要用朱砂三钱、黄钱三张、净笔一支、黑狗血一盅、净水一杯。”万岁叫内侍臣，立刻备好！

九卿四相前领路，万岁天子后头跟。

三位道童朝前走，宫娥彩女紧随身。

一直来到金井身边，上元念动真言咒语，中元画起捉怪灵符，下元步罡踏斗。

一道符法来化下，井水不动半毫分。

二道符咒来念起，癞团鱼精现原形。

三道符法来化下，妖精提到手中心。

三元将妖精捉到手里一看，只见它有头无尾，像赛格恶鬼，四脚不动，只是张嘴。万岁一见龙心大怒，吩咐武士将军，将妖精放在石板之上用尚方宝剑——

一剑分两断，斩成万断化灰尘。

三元说：“万岁，此妖精乃龙宫之物，万万不可斩杀！

你将妖精来斩死，东海龙王得知闻。

发水淹没金銮殿，铁打龙廷坐不成。”

“那依你怎说？”“万岁，要请僧道，拜三天大忏，然后用车将妖精送到东洋大海。”

妖精送到东洋海，还到龙宫去安身。

万岁说：“道童，你帮寡人捉掉妖精，除一大害，我应重重封赠与你。

你要做文官封为宰相职，要做武官封你边关做总兵。”

三元说：“万岁天子呀，

我们是修行出家人，不愿为官坐衙门。

极乐宫中多快乐，更比皇宫胜三分。”

“道童，你们不要官职，寡人赐你黄金珠宝，等你家去养老果好？”“万岁，我们也不要！”

不要金来不要银，身边自有宝和珍。

你宝临危带不去，我有法宝紧随身。”

“又不要金银财宝，寡人赐你御宴。”“万岁呀！我们更不要：

不吃你酒来不吃茶，饥来吃饭有乌麻。

闷来自有长生酒，渴饮清泉赵州茶。”

“道童，你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叫我寡人如何谢你？”“万岁，我只要两件事。”“哪两件事？”“一，天下大赦。

监牢罪人减三等，钱粮国课减三分。

牢中张天师也释放，原官旧职受皇恩。”

“道童说得有理，我总依你。第二件是底高？”“我要借您皇上三千兵。”“借兵做底高？”“救我家父亲！”“你家父亲叫底高名字？”

“我父亲不是别一个，灵台县里陈梓春。”

万岁一听，吓啦大半条命！“哎呀！道童哎！你果晓得陈梓春现在来哪里？”“我晓得格，来沙陀国迷魂洞里哩！所以我要借王兵，就是去剿灭山寨，救出我父亲！”万岁一听，喜之不尽，道童，寡人赐你长单一纸，你到演武厅去检点兵马吧！”

三元得到皇圣旨，演武厅上点三军。

马点山东龙驹马，兵点山西御林兵。

老兵不到三十岁，少兵二八正青春。

马似龙来人似虎，总是拿龙捉虎人。

会用刀来刀一把，会用枪来枪一根。

枪似南山初出笋，刀如北海浪千层。

三元接下去，点起探信官、旗牌官、解粮官、押阵官……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又点起长刀手、短刀手、钢枪手、捆绑手、弓箭手，再点一龙旗、二凤旗、飞虎旗、百脚旗、帅字旗、十面大堂旗……万岁天子吩咐武士将军到午朝门升起它格——

格楞登三个狼烟炮，三元威风凛凛出朝门。

三元出朝门，兵马紧随身。

带母一同走，只为救父亲。

长枪夹短枪，盾牌共鸟枪。

金锣和战鼓，人马闹喧天。

号筒好像老牛叫，放炮如同响雷阵。

乌鸦不过枪头上，蛇也难钻马蹄跟。

路上行军不必表，沙陀国到面前呈。

三元带了三千兵马，来到沙陀国，安营扎寨，埋锅造饭，三元写了战书一封，派兵送到吉祝尼高山！刘虎一看，吓得浑身放汗，“不好！皇上确实发下官兵来剿灭我山寨了！事到如今，只有决一死战，不知是哪位元帅领兵，武艺如何？我一人拼命，能当万夫之勇！”

嘴喊不怕真不怕，心中乃怯二三分。

战书上约定第二天巳时开战！刘虎当夜放出去格探马来报，说领兵格原是三位小道童，刘虎一听哈哈大笑……

中原确实无能将，个个送来当点心。

这时刘虎一点不怕！吩咐三千喽啰，穿上盔衣盔甲，黑漆抹塌，就赛锅底菩萨！各执刀枪剑戟，上战场交锋对垒！三元弟兄三个，各骑一匹龙飞豹马，上元执大刀，中元执长枪，下元执铜槌。刘虎手提驮龙刀一把，来到两军阵前。三元说：“刘虎强盗，你藐视我中原帝国，抢劫民财，扰乱我边疆，罪大恶极，快快下马，束手就擒，饶你一条狗命！”刘虎仰天大笑，“哈……小小道童，竟敢口出狂言，快拿心肝来把我搭酒。”

双方对阵来相骂，激怒之下动刀兵。

你一刀来我一枪，刀刀不饶半毫分。

刀对刀来叮当响，枪对枪来滴答声。

有三元，对上杀，雪花盖顶，

贼刘虎，对下杀，古树盘根。

众官兵，对前杀，怀中抱子，

小喽啰，对后杀，雪里施枪。

杀得天昏地又暗，杀得日月不分明。

一回两合无胜败，三回四合没输赢。

五六七八十回合，也没输来也没赢。

三元说：“哥哥，刘虎武艺确然不丑，我们是仙家，尚且还难以取胜，要是一般武将，谁能抵敌得过？我们须请天兵天将下凡，助我一阵。”

三元念动真言咒，天兵天将下凡尘。

飞沙走石张四姐，撒豆成兵薛金莲。

哪吒太子乾坤剑，二郎能神动刀枪。

块块石头箩口大，黄沙飞得不见天。

千万块黄石来打下，个个魔兵喊苍天。

三千喽啰都打死，刘虎被刺命归阴。

三元说：“这强盗窝，要它有何用处，不要等旁的坏人再来落草为寇，不如一了百清。”

放起南方丙丁火，山寨上房屋化灰尘。

三元带众兵搜山，在山洞里捉到一个魔兵，是烧饭格。三元说：“魔贼！此处果有一个叫陈梓春的人？”“大人哎！有格。”“来哪里？”“来迷魂洞里！”“洞来哪里？”“我带你去哎！”

魔兵就在前头走，三元母子后头跟。

横一弯，竖一弯，走到一个山洞门口，洞口是生铁浇格，实在重，推总推不动，魔兵跑去一拉，门倒开过来了。三元一想喊他底高？叫父亲吧，他又不认得我们，喊他格名字吧，又是不孝行为。

高喊三声生身父，低喊三声陈梓春。

这迷魂洞里有多少女子，总是把刘虎掳掠得来遭奸淫格人。他们听到有人喊，就说呱：“状元大人哎！外头有人喊你哩！”陈梓春其实也听见格，他想呀：叫我父亲，我没得儿子，叫我名字，这里没得亲戚朋友。这遭慢慢摸到洞口，说：“哪个喊我哎？不要认错人呀！”三位公主一看，认得格，只好说年纪变大了，作得不成格模样！跑去一把抱住得，放声大哭。“相公啊！”

相隔多年不曾见，竟然好象两个人。

头发结成连丝饼，眼落骷髅半寸深。  
十指如同枯柴棒，肋骨果像纸糊窗。  
相公哦！苍天不负有心人，有缘人遇有缘人。  
今朝夫妻来相会，如同枯木又逢春。”

三元说：“父亲爹爹，我们是来救你呱！”陈梓春说：“哎呀，我又没得格男女，你们不要认错了人呀！”公主说：“相公哎！”

你果记得龙宫事，谁知一去不回程。  
招我龙宫五宿整，生下他弟兄三个人。”

陈梓春一听，一点不错。公主：“相公，你格眼睛为底高不睁？”“哎呀！贤妻哎！是刘虎格强盗，叫人弄猪鬃替我穿起来格。”这遭三元用苗刀轻轻将猪鬃一根根割断，哪晓得还是不好睁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眼睛变瞎得，他弟兄三个就用嘴舔。

孝心感动天和地，眼光菩萨下凡尘。  
三元替父舔眼睛，当时二目放光明。  
三元收兵回朝转，那肯耽搁片时辰。  
路上言语省一省，到了皇皇紫禁城。

三元来到金殿交旨，兵马仍归军营。三元说：“万岁，刘虎已被我们杀死，三千喽啰全被剿灭，山中敌巢皆被焚烧，如今边关太平，百姓可以安居乐业。我带去的兵马，仍然交与万岁。我父亲已从迷魂洞中救出。”万岁一听，十分感动，连忙从龙椅上走下来，搀住陈梓春格手。“爱卿啊！”

怪我怪我总怪我，怪我孤家一个人。  
怪我当初无道理，爱卿受苦海能深。  
寡人今朝重封赠，头名状元职不轻。”

陈梓春说：“万岁，我已看破红尘，不愿为官受禄，如果不是我家三元学道，万岁又借王兵，我永远也不得出迷魂洞呀！”

我今不要官来做，情愿吃素办修行。”

万岁说：“爱卿啊，你既然决心修行办道，家中又没得房屋，我寡人发下帑银，到中州府灵台县为你造一幢忠孝节义寺，等你满家人等好修行办道。”

合门家眷修办道，昼夜加工诵经文。  
天天诵到黄昏后，夜夜诵读到深更。

朝也佛，夜也佛，时时念佛，  
行也佛，坐也佛，佛不离身。  
哪一天，不诵到，黄昏以后，  
哪一夜，不诵到，半夜三更。

修行一载又一载，修过一春又一春。  
苦苦修行三年整，功德修下海能深。

玉主吩咐太白金星下凡，替他一门脱过凡胎。  
归去来兮归去来，火坑里面脱凡胎。  
脱了凡胎换仙胎，逍遙自在上天台。  
满家人等脱过凡胎，来到御宰台前，玉主重重封赠。  
玉皇大帝重封赠，文昌帝君职不轻。

封他弟兄人三个，三官大帝受香烟。

封他妻子人三个，三位总是正夫人。

玉清宫里常赴会，云台仙山去安身。

众位：当初人没得盐吃，总吃淡格。文曲星见玉主面前有一盆御盐，就到下抓了一把，准备带下凡，等东土黎民百姓吃得五味调和。哪晓玉主见到盐少了得就问：“才见哪个抓我格盐格？”左右慧望星说：“是文曲星抓格！”玉主打发白鹤童子追。三元说：“父亲哎！你果曾抓？”“抓了！”“哨点掉啦得！”文曲星随手对凡间一掉！

南一掉来北一弹，留下三十六盐场。

文曲星被白鹤童子带到御宰台前，玉主说：“文曲星，你果曾抓我格御盐？”“不曾啊？手伸出来把我望看？”一望，手是湿格，手指甲缝里还有细盐，至到如今，抓盐格手，总归于掸不干净。玉主发怒，吩咐斩掉文曲星君。白鹤童子帮了求情，“玉主哎！不好斩掉文曲星呱！”

倘若斩掉文曲星，东土没有识字人。”

玉主说：“不斩也可以，抓盐格右手，不准出袖！”所以直到如今，梓潼菩萨格右手，总是拢在衣袖管里格。文曲星说：“玉主，我没得右手，怎好批卷子哩？”玉主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打发朱衣、魁星跟你一同下凡。

朱衣替你捧卷子，魁星执笔点头名。”

文昌帝君一家来云台仙山，登山显圣，他托兆与逍遥帝主，说：“玉主封过，凡皇不封，不能受其香火。”这遭万岁天子设起香案，重重封赠：

万岁天子重封赠，梓潼大帝受香烟。

封他妻子人三个，三位总是正夫人。

封他弟兄人三个，三官大帝受香烟。

万岁发下帑银到各州各府，起造文昌寺或叫文昌宫，也起魁星楼或魁星阁，又起三官殿。

塑起他合家金容相，坐北朝南受香烟。

天宫打发才子下界，编写起《梓潼忏》，《三官经》，也有《梓潼宝卷》，善人可以唪经、拜忏，也可以做龙华盛会，宣讲《梓潼花灯宝卷》，善人帮念阿弥陀佛，功德无量。天宫又打发丹青手，眷录师，裱画匠下凡。

一张白纸四角方，五颜六色对上装。

巧手画起金容相，设供坛内做经堂。

《梓潼宝卷》讲到此处，可算有头有尾。《诗三百》，一言以蔽之曰：思无邪！

经到头来卷到头，劝善弟子请卷收。

看库童子来落锁，功德交与主人收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斋主会友清香烧。

清香烧来木香烧，更比寻常有功劳。

宝卷看完成，礼拜佛世尊。

佛前求忏悔，罪孽化灰尘。

红烛分左右，真香透天堂。

佛老爷呵呵笑，福禄寿喜总成双。

宝卷看完收起来，斋主家高挂太平牌。

太平牌上七个字，赐禄延寿又消灾。

东风洋洋进门来，调过南风又招财。  
西风吹散蟠桃会，北风荡散万年灾。  
会上姻缘三世佛，文殊普贤观自在。  
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  
一去再不来，端坐九莲台。弥陀相对坐，万古伴如来。善人帮和佛，家去总发财。阿弥陀佛，圆满功德！

王国良 搜集整理